禹貢山川地理圖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禹貢山川地理圖

程大昌撰

本館據指海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禹貢山川地理圖二卷宋龍圖閣學士休寧程大昌撰宋史藝文志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而馬端臨經籍攷則云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淳熙四年詔付祕閣舶使彭椿年嘗刊之泉州學宮今諸論尚存而其圖獨已久佚歸有光跋及朱彝尊經義攷皆未之見也通志堂九經解既訪刻其前後論而禹貢山川地理圖者惟敘說僅存圖目亦止三十今以永樂大

典所載本校之則祇闕其九州山川實證及禹河漢河對出圖而其餘二十八圖歷然具在誠自明以來未覩之本也大昌之旨皆本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圖從而辨正其誤乃出其見復綴新圖於後以訂定之眉列掌指使讀者了然易知雖陳振孫歸有光諸人謂非身親歷難得其眞而其議論贍博援据詳明要爲卓然不詭隨傳註者矣其圖舊分五卷篇次已不可攷今依經解原目定爲上下二卷

禹貢山川地理圖目錄

卷上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缺

敘說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缺

敘說

歷代大河誤證圖

敘說

大河經歷
龍門
華陰
底柱
孟津
洛汭
大伾
降水
大陸

漢以後九河舊圖
敘說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敘說
水經濟汴互源圖
敘說
濟伏流辨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水經成皐濟瀆辨

今定沇滎濟圖
敘說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
水經滎澤辨
潯陽舊九江圖
敘說
鄭元小九江圖
敘說

今定九江圖
敘說
孔安國三江圖
敘說
班固三江圖
敘說
韋昭三江圖
敘說
今定三江圖

敘說
三條荆山圖
敘說
卷下
古漾漢圖
敘說
甘肅二州弱水圖
敘說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辨
小勃律弱水辨
今定弱水圖
敘說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敘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樊綽黑水圖
敘說
今定黑水圖
敘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汴濟分合圖上
汴濟分合圖下
敘說
汴濟之別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滎沛互派辨
菏蕩渠口辨
隋汴首末
宋武開汳入渭取長安圖
敘說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

宋　程大昌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眞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之圖從而辨正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爲圖以終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

於尋求不便遂摭事實隨其方所略標要指貴于一見可以卽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旣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於一異時苟有詳於稽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卽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別青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

議然臣以爲儒當考古苟言之未當而啟他人意見以歸于是或可少備國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缺

敘說

禹貢山川臣既著之論以通其理今又圖其方望地著貴於易見然一山一川而古今數說錯出則既各爲之圖其于隨事攷閱則便矣顧欲該華夷而參覩則散漫無宿臣故會爲總圖取其有確證者聚著其上合四海

之大書之不盈尺紙但能略標其目而委曲詳縟者則當求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缺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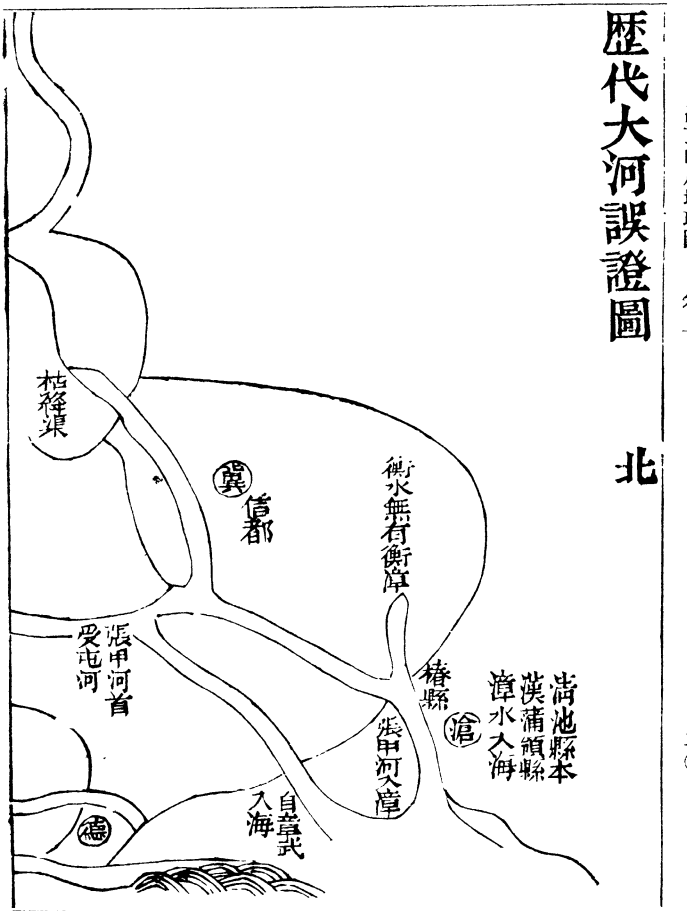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末流播爲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濟水北爲漯二水雖分枝于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徙故瀆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邱東南流入渤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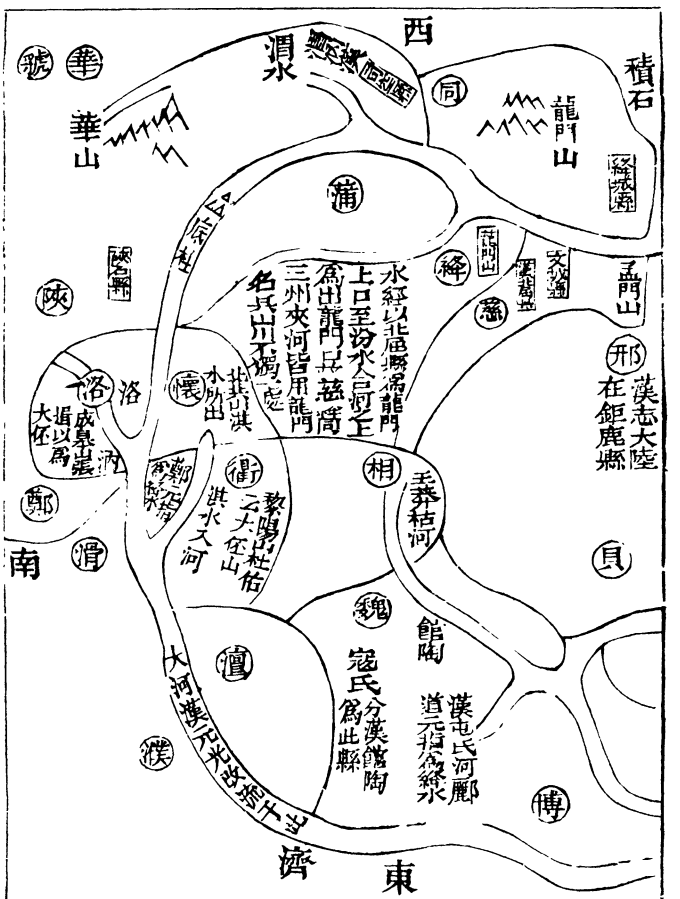
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爲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釃爲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爲漯川其意以爲禹時漯嘗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遷固之謂禹釃二渠者其說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於河也若以漯爲正禹河邪濟大于漯亦禹所疏又可增數以爲三渠矣況漯水故迹亦與漢河殊異豈可引以爲據然自此說既行歷世儒者皆誤認漢河以爲禹河故此大伾以下降水大陸皆無底麗蓋禹河既背漢河而枯矣其地又正在北歷

世譌誤以爲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眞禹河也于是雖有迹道綿亘數州世儒亦不知稽以爲據而降水故瀆雖存既與漢河相背亦併見廢棄不以證經甚可惜也臣既具論首末又著之圖貴其易見

歷代大河誤證圖

北




西
積石
龍門山
華山
渭水
同
華
號
蒲
絳
澮
汾
陝
洛
沇
鄭
滑
南
邢
漢志大陸在鉅鹿縣
冀
相
衛
館陶
漢屯氏河廊道元始絕水
寇氏分漢館陶爲此縣
博
濟
東
大河漢尺水多爲十當
漢

敘說

禹貢大河至周漢以後改向頓邱東南以行則凡禹河之所經歷皆不可並漢河推討矣諸家不悟其失故說愈多而愈與經背臣爲此故先爲之圖以究見禹河實地乃始別出此圖以見諸家之失證也古迹關于河道者多故條列而言之冀不雜耳

大河經歷

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所當略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

因其所經以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于華陰者致其詳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則又自其又東而折北者言之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又自其直北正逕言之其敘記甚明故可據之以攷世傳地名當否也

龍門

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爲出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鐫鑿痕迹漢說皆以爲禹實鑿之以過河流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者不止一處也

華陰

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在此以其關地爲河流撞擊故曰潼關

底柱

底柱屬陝州硤石縣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爲三河水包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以其石如水門故又曰三門賈讓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鑿此石而通河始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爲東流不待

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孟津

孟津屬洛州河陽縣武王師渡孟津卽此也唐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治此本朝因之改爲孟州亦杜預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

洛汭

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旣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

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

右自洛汭以上河行地中他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自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攷雖名山舊瀆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眞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之地所爲無的之因也

大伾

張揖以成皐山爲大伾薛瓚杜佑以河內黎陽山爲大伾兩山皆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爲當者蓋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皐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非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近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爲絕遠禹獨何爲而特于此數數致言邪臣故于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降水

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爲降水其援引譌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爲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誤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已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敘河曰北過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眞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于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邪

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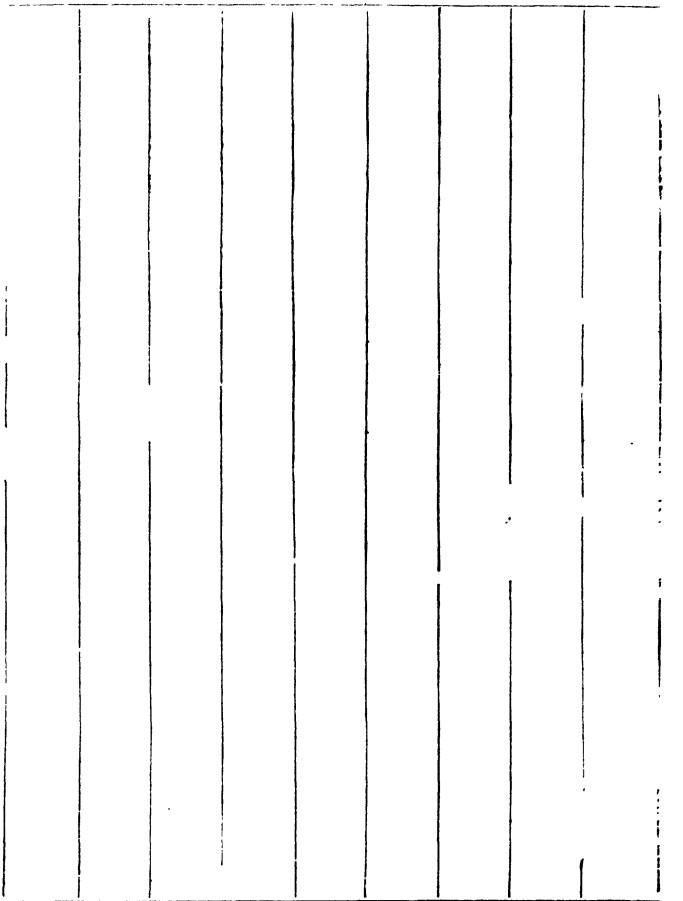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鹿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爲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田大陸焚焉還卒于寗杜頊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寗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內修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修武者

爲當爲否也河內遠在澶魏上方未爲大河北流之地則經謂北過降水而至大陸者預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既未堅確于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隋氏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河應故展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既已改附經語而卒無攷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考古而折以理不敢創意以立已說固嘗姑以河內之大陸爲正而用以證經且責其與北至大陸者合其實不安也如臣之愚則欲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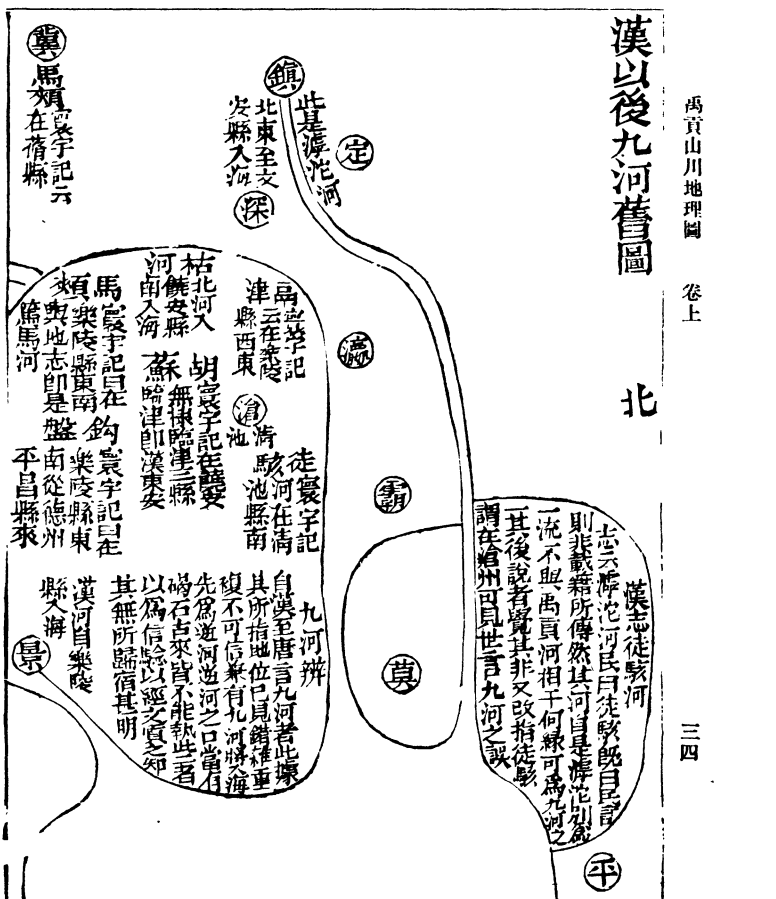
古說而加意定焉爾雅廣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經之于冀曰大陸既作言水患既退雖平地之廣衍者亦無水患遂可耕藝也循其名而究其理固可意推而古事又可言者也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古絳之南者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都古絳而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遂本其事實而用大陸命之不亦名實相應乎臣嘗深案古書而得此理自謂稍的而不敢正立爲論者蓋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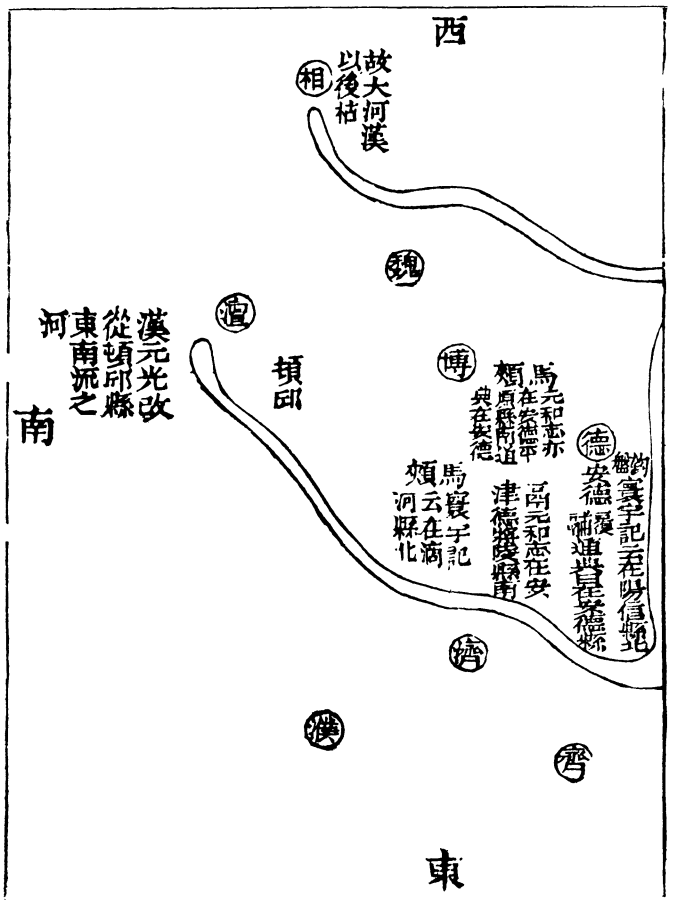
聖人闕疑之義然而懷不能已卒不免一陳也自大陸以北爲唐之棣冀滄三州地則益下故河于是播裂爲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爲卑窪故也此又其理之可以交相發明者也



漢以後九河舊圖

北


漢志徒駭河
志云海沱河民曰徒駭既自民言則非載籍所傳然其河自是海沱別爲一流不與禹貢河相干何緣可爲九河之一其後說者覩其非又改指徒駭謂在滄州可見世言九河之說
平
鎮
北東至文安縣入海
探
定
滹沱河
源出
滹沱
雍
冀
禹貢錐指云在東光
津縣西東
滄
清
池
駭河在清
池縣南
徒駭
寰宇記
九河辨
自漢至唐言九河者此壞其所指地位已異錯雜重複不可信兼有九河將海先爲逆河逆河之口覓月碣石古來皆不能執此以爲信經以經之實知其無所歸宿甚明
漢河自樂陵縣入海
昌
寰宇記云在滄縣
馬頰
寰宇記
馬頰寰宇記曰在樂陵縣東南與地志即是盤河
鉤寰宇記曰在樂陵縣東南從德州平昌縣來
枯北河入胡寰宇記在饒安縣河南入海
蘇無棣臨津三縣臨津即漢東光


西
故大河漢以後枯
相
魏
滑
博
馬元和志亦在安德平原縣南道與在安德
馬寰宇記云在滴河縣北
頓丘
漢元光改從頓丘縣東南流之河
南
德
安德後魏改置平原郡
寰宇記云在縣西北
元和志在安德縣南
津德州陵縣南
濟
漢
東
齊

敘說

自漢以後言九河者不勝多說謂爲人出私見邪則其所指皆有實地謂其所指皆可的據邪前日所指後人又移之而他也況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載舊名全無源流臣嘗深以疑之故圖列其地就加疏說使其重複異同之狀明則訛誤自見不待多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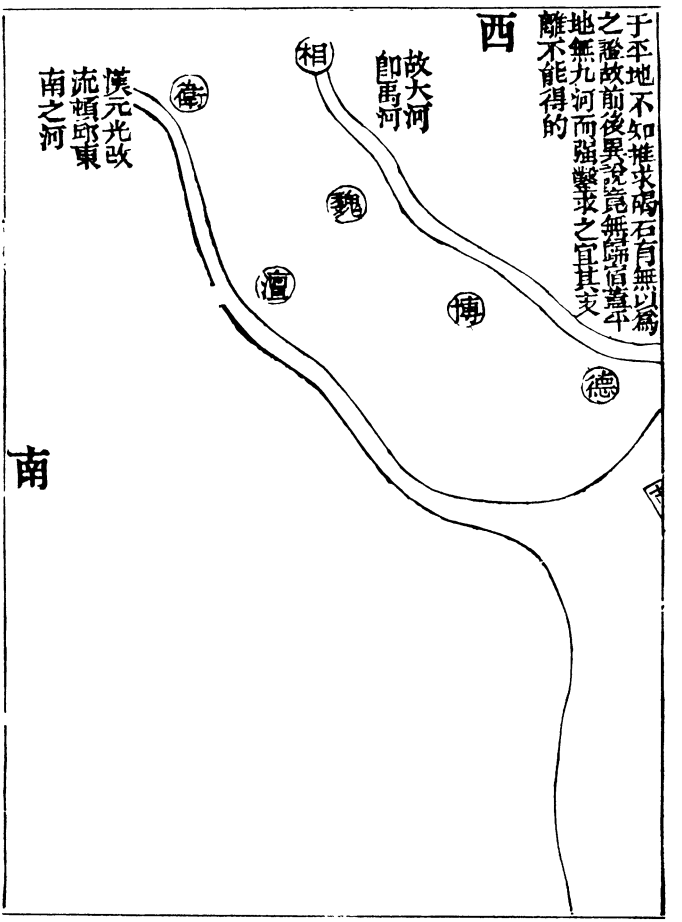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北

辨碣石

滄州漢曰海郡地南北濶七百里其南境當爲禹兗州其北境則冀州也滄之北與平州接相去五百里當九河未沒海時從今海岸東出更有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經言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則是舊河自今已爲海處向北斜行始爲九河又向北東乃爲逆河逆河垂欲入海處有碣石山在河北南今時古九河逆河雖已淪海其碣石就平州對南面望往往可見以地望言平州正南即滄州之北東也九州逆河五百里地都已入海而碣石在滄州正東微北五百里地卓立可見則正是禹時逆河碣石也

辨九河

古九河自大陸北東而播爲九派又北合爲一河故曰同爲逆河入于海河海相交處有碣石山古今攷求渤海平地皆無之故漢王橫言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矣張揖亦言碣石在海中鄛唐景城即漢渤海郡道元乃主其言以爲九河（滄）同碣石淪苞于海漢以來儒者知求九河


于平地不如堆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平地無九河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不能得的
西
故大河即禹河
漢元光改流頓邱東南之河
相
魏
濮
博
德
南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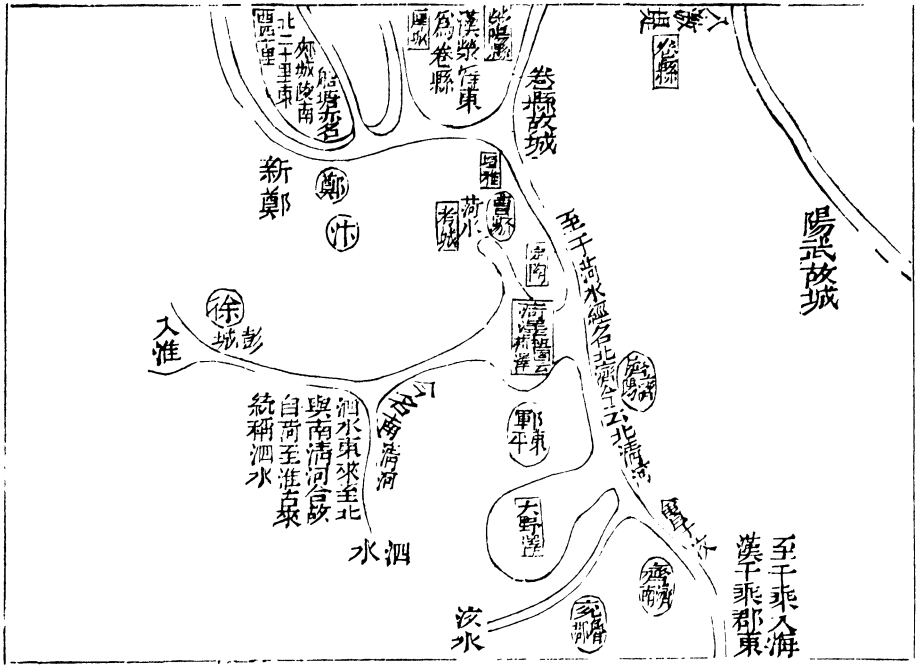
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譌誤者班固明以滹沱爲徒駭而不悟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臣按經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于導山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九河之北東必有逆河逆河之口必有碣石山甚明也

古今之論九河皆汎指舊河枯迹之在平原渤海者以充其數而其所謂九河又皆各爲一流自入于海無有指定逆河之在何地而能翕受九河以同歸于海者設使九河逆河其水道遷變難考而碣石山趾頂皆石不應仆沒古今求之冗冀既皆無有而亦罕有發此一義以爲九河逆河實證者故臣反之于經疑自漢及唐凡言九河者皆非古來確據于是因酈道元力主王橫張揖所言以爲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淪沒于海而臣心以其說爲然既又詳考平州之南卽滄州之東北也平滄

隅立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蓋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睨之爲正南則從滄睨之爲東北也九河播于兗州之北斜入乎冀矣而逆河當又在北以受九河則正直冀之東北而與平州相並也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觀之則平南境之碣石本冀東北境之碣石而後世淪入于海甚明也臣于是知九河逆河同淪于海王橫張揖酈道元人更三世同爲一見具有實證非空言也

水經濟水互源圖

西
洛水
發源
冢
西傾
東傾
朱圉
鳥鼠
渭水
漾水
嶓冢
導
漢水
發源
南
王屋
濟源
河大
溫
泉水
出
東
北
流
入
河
泉水
必
南
流
入
河
其
水
分
流
入
河
溢
爲
滎
滎
水
東
流
入
于
濟
濟
水
自
滎
澤
東
北
流
入
于


陽武故城
卷縣故城
新鄭
至于滎水經名北濟今云北清河
至于乘入海
漢乘氏縣東
泗水
汶水
入淮
泗水東來至北與南清河合故自荷至淮古泉統稱泗水

敘說

濟源出河北越河而南又復名濟世既疑之又會後世汴水受河正與滎瀆相上下故辨正益難臣既詳著之論而其委曲繁細者難察察言之既圖列其地遂事爲之辨貴于易見

濟伏流辨

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爲河受他水已多濟之入河適會其滿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名命之本無他說讀經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

因其鑿說遂曰濟有伏流故入河而不與河雜此其所爲名濟之因也歷代地書固知其自河北溫縣而入自河南滎陽縣而溢然猶變爲一說曰濟源出王屋山下亭澄不流而其重源出于濟源縣也其後唐高宗疑濟源與河不接而許敬宗止以伏流爲對其說蓋取重源以爲本祖獨不思濟其果能伏流則當高宗之世滎口雖不受河猶有溢流汨出地底則伏流之說信矣今其河水不入滎口則滎澤遂枯尙言伏流不其誣邪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杜佑言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渠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者皆命名不審此亦自是一見然殊不通也河南有濟禹時亦非流水眞能截河流貫其間而榮之受河則實因濟而溢禹既本其所自而以濟命之自漢以後濟瀆循河上下如漢漕渠陰溝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未嘗不受河爲流則其本禹之故以濟命之不得謂之無實也況濟之入河古今皆自溫縣故瀆至今不塞則謂王莽

時枯竭者亦妄若謂後世濟之注河者小不足以截河而南則禹時濟力亦無緣可以截河也本論詳具以禹而較後世等之隔河不爲直流則禹命之名後世循之獨不可容其存古乎此佑之蔽也

水經成皋濟瀆辨

河南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而始古滎瀆至漢則已不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縣自廣武汜水已上命爲成皋自敖山以下名爲滎陽則成皋之地未有滎水明也今水經所敘未至滎陽則已有濟而滎陽反在濟源下流

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各以受陽之方命之也秦名渭北爲咸陽者以其居山南水北故得以咸陽命之水經敘濟又自滎陽北過則安得命滎陽也邪此皆世傳之失也

今定泯淞圖

西

洛水 (洛河)

西廣武

東廣武

敖倉山

滎水

滎水

滎瀆

滎口

大河

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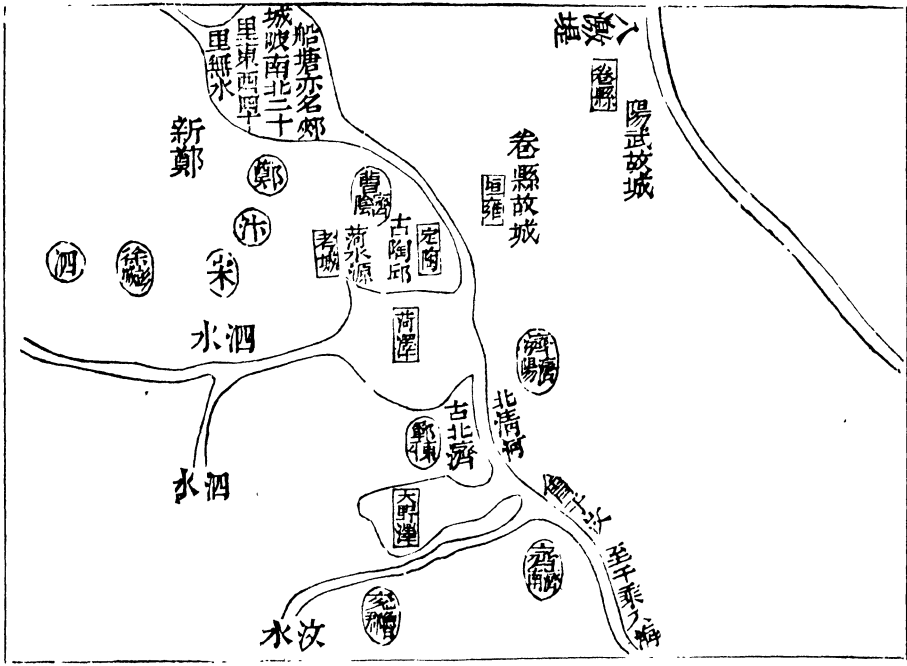
沁水

濟源

王屋

北

南


八激堤
卷縣
陽武故城
卷縣故城
恒雍
船艘亦名鄉
城北南北二十
里東西四十
里無水
新鄭
鄭
汴
泲
徐邳
宋
覆釜
古陶邱
宛丘
菏水源
老城
菏澤
泲陽
泲水
古北濟
鄭州
北清河
大野澤
至于乘氏
泲南
定陶
汶水

敘說

況濟滎絕河南北以爲逕道其比他水特異因此世之飾說既多而其水道又時時改舊經文愈無的證臣深究桑酈水經乃知古來滎澤尚可推尋顧其文龐亂卑弱條理難曉今取水經原文稍加刪潤列冀於前古跡既明經證乃見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敘載事實皆是水經臣但檃括令有條理

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又南會於滎澤

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滎澤者

禹時濟溢爲滎水所注射滎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爲滎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因其地而名之水也成皐之濟逕故滎澤中已又北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爲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脈逕斷故瀆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

河

濟瀆出垂隴城北

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卽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與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澤際又有沙城濟瀆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卽是始矣

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者也瀆際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矣

濟水又東南逕滎城東

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滎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滎城也

濟水又合黃水

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郊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

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蓋蕩渠出焉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此已後臣大昌所攷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温温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皐也蓋鞏有洛成皐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滎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皐汜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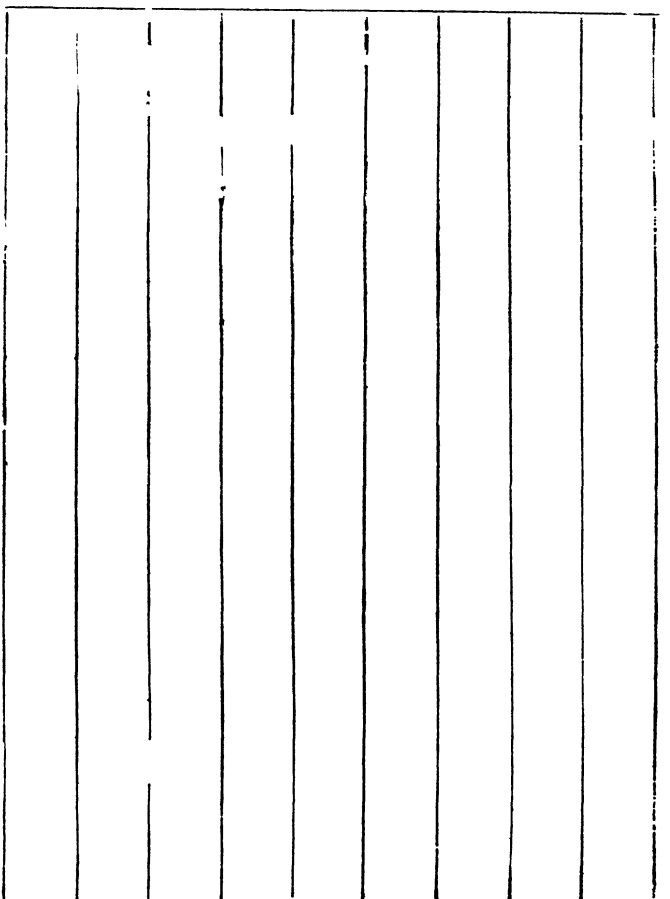
下已有濟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皐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於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水經滎澤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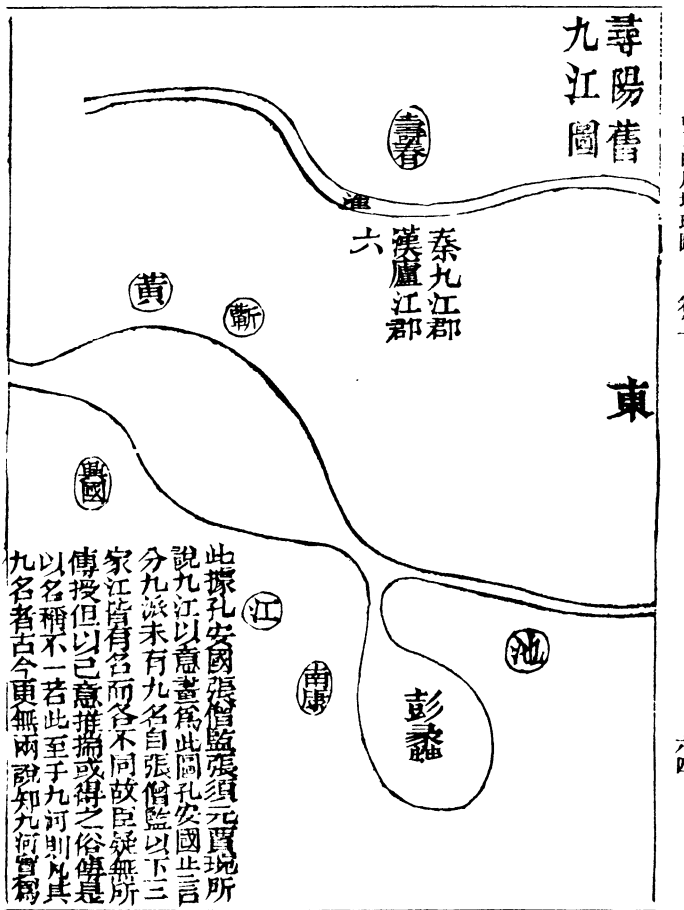
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爲陽者既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桑酈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皋濟派之誤爾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爲水陽此澤地望既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眞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蓋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爲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齧食鍾聚

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既灌河河盈而水溢適在滎地怒濤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爲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郟城爲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爲大澤而釐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郟城陂者亦滎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爲滎波既瀦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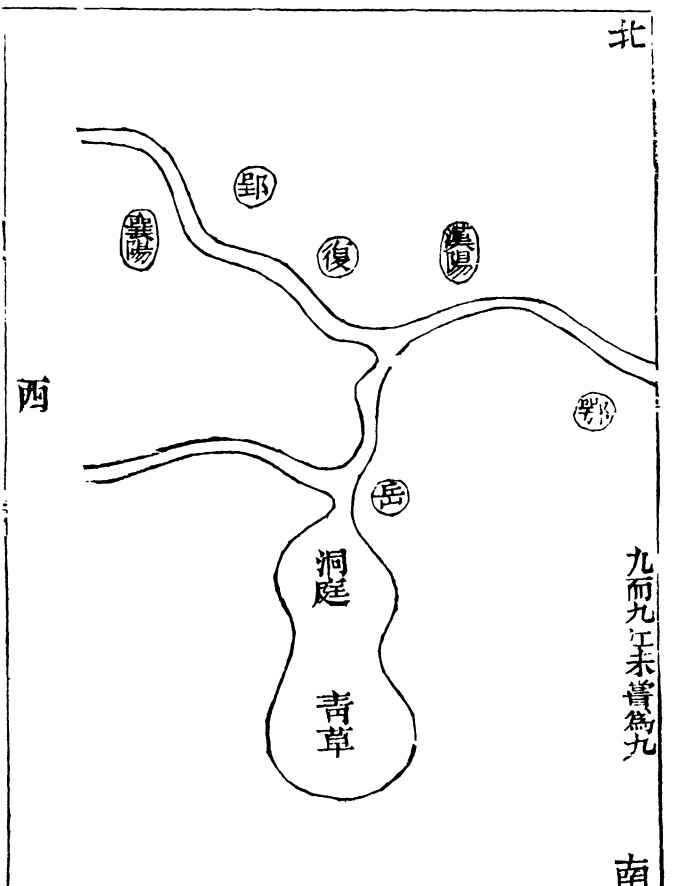
古迹患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雖千百世可知也



尋陽舊九江圖



此據孔安國張僧監張須元賈逵所說九江以意畫爲此圖孔安國止言分九派未有九名自張僧監以下三家江皆有名而各不同故臣疑無所傳授但以己意推揣或得之俗傳是以名稱不一若此至于九河則凡其九名者古今更無兩說知九河曾稱


北
鄖
襄陽
復
漢陽
西
岳
洞庭
青草
九而九江未貢為九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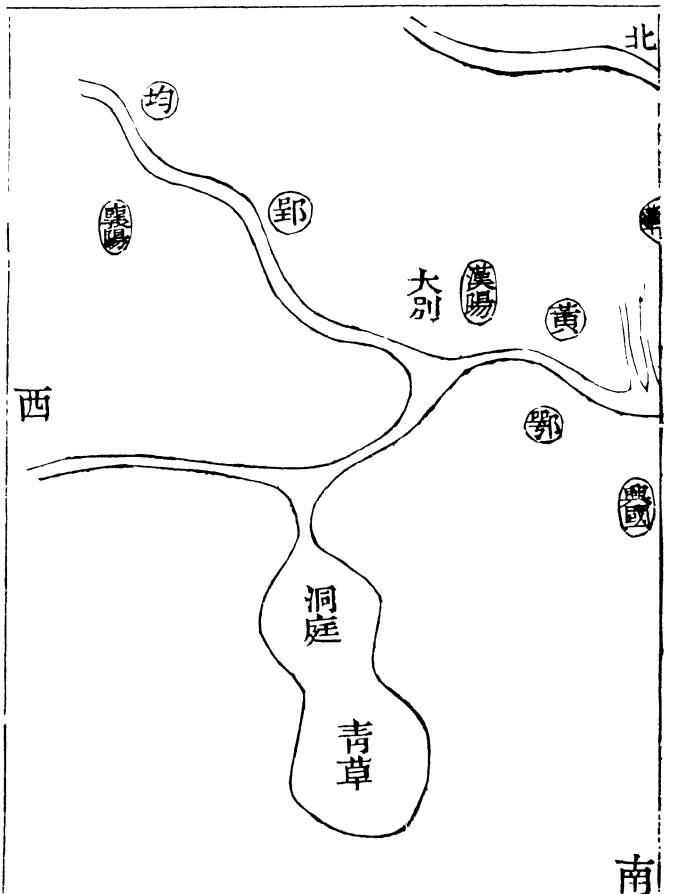
敘說

臣案九江之地孔安國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在廬江屬縣之尋陽應劭之釋九江亦曰江至尋陽分爲九然漢尋陽之地在今爲蘄春縣境此地與彭蠡會江處止二三百里中間又須有一山可名東陵乃與經應夫今岷江一派自蜀發源以至入海幾至萬里而山水得書者不過七名若九江在蘄春以至湖口三江會處不過二三百里其九江東陵三江乃遽有三名者聚在其地以人情推之經之書事其疏密不應如許相遠

故臣疑漢人謂九江之在尋陽者以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爲揚州故不得不即其地以九江附屬之實亦別無所據然在今日去古甚遠不敢違古創言他地且以尋陽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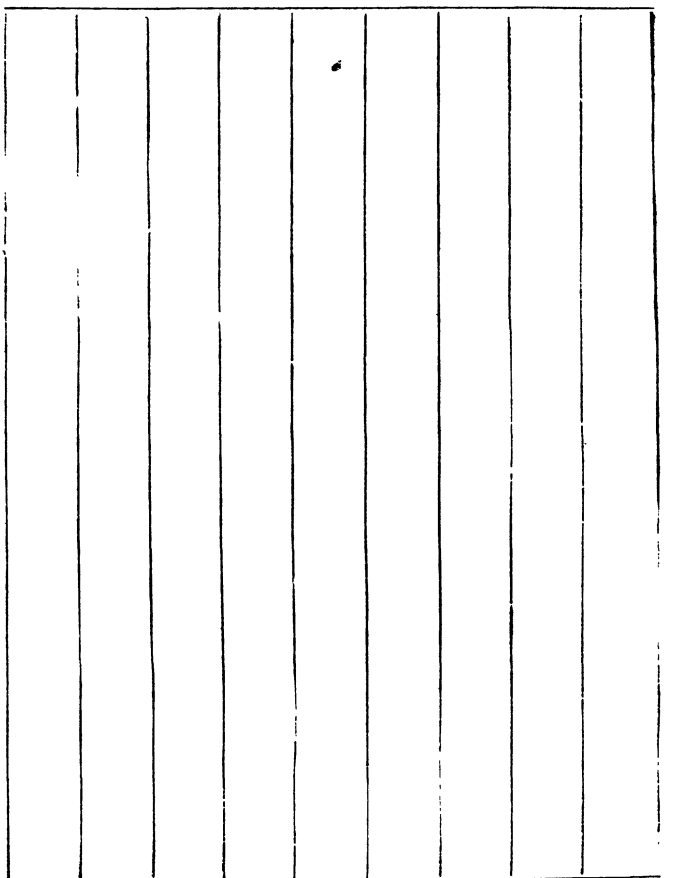
鄭元小九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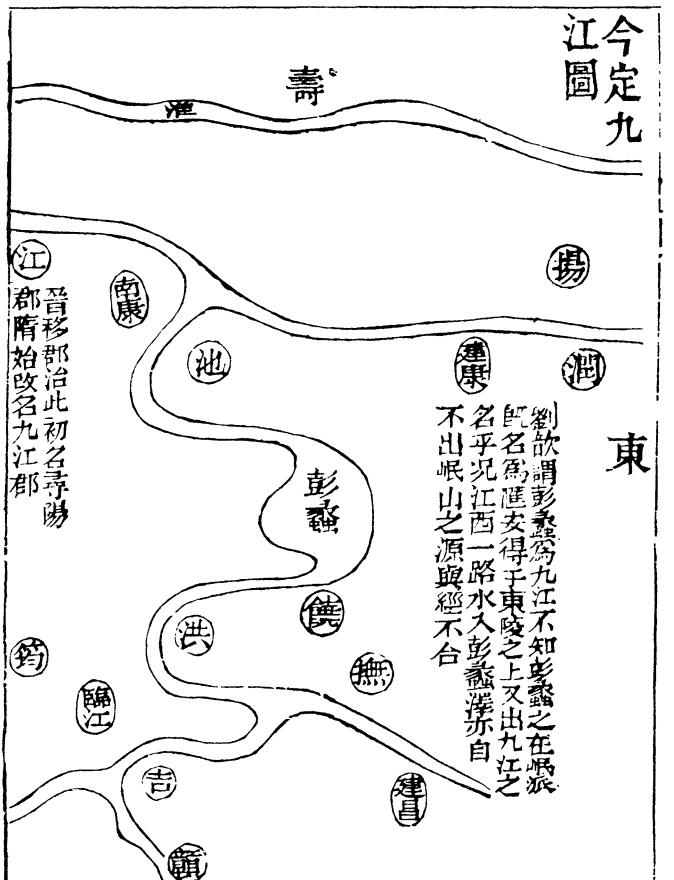
鄭元不用孔安國荆州一江分九之說自立一說曰九江者廬江尋陽山谿九小水入江者且孔穎達從而和之曰九水或自外來或從江分南入呼水無大小皆曰江故皆得名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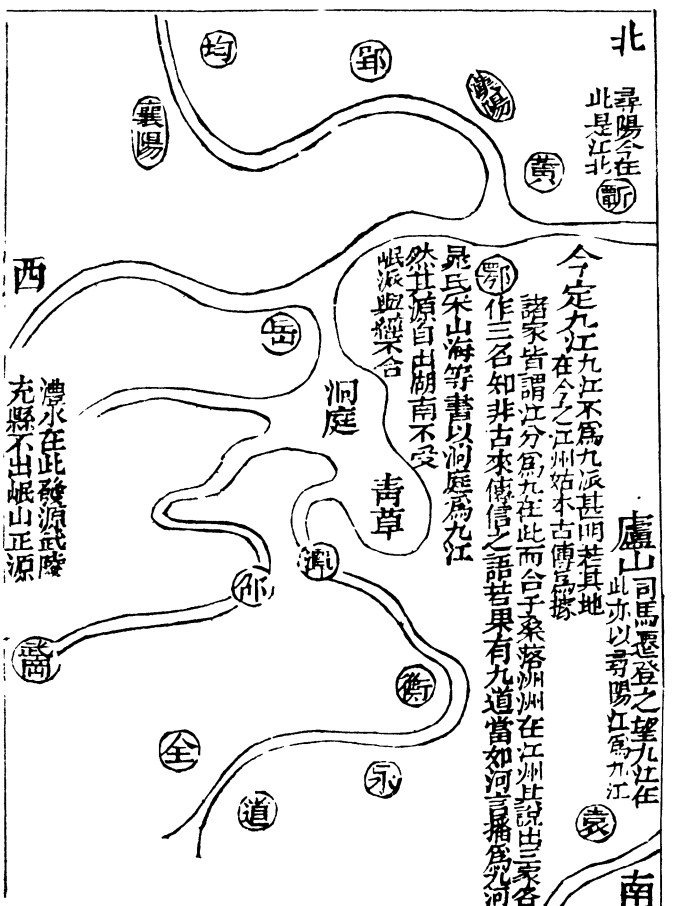

北
均
鄖
襄陽
大別
漢陽
黃
西
鄂
興國
洞庭
青草
南

敘說

鄭元與孔安國同生漢世不主荆江分九之說知漢時亦無九迹明也其謂廬江尋陽間九小溪入江者乃無說可以明證九江故立爲此論然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錯雜如漾漢入江尚得與江並大而名爲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溪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爲江乎此非獨臣之疑其誤而前世亦不遵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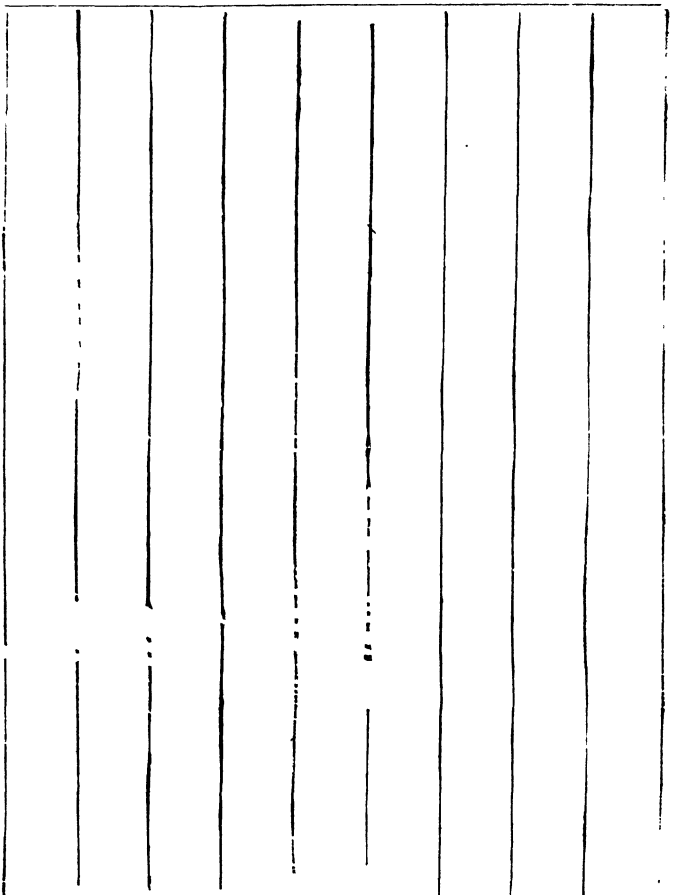

今定九江圖
壽
淮
揚
潤
東
南康
池
建康
劉歆謂彭蠡爲九江不知彭蠡之在漢已名爲匡廬安得于東陵之上又出九江之名乎況江西一路水入彭蠡漾赤自不出岷山之源與經不合
江
晉移郡治此初名尋陽郡隋始改名九江郡
彭蠡
饒
洪
撫
鈞
臨江
吉
建昌
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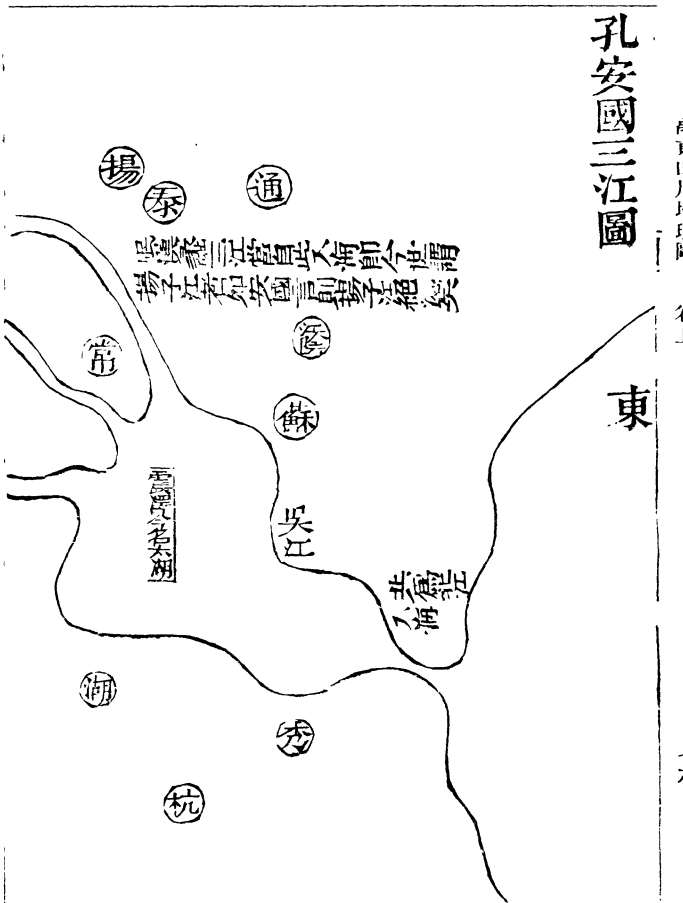
南
盧山司馬遷登之望九江在
此亦以尋陽江爲九江
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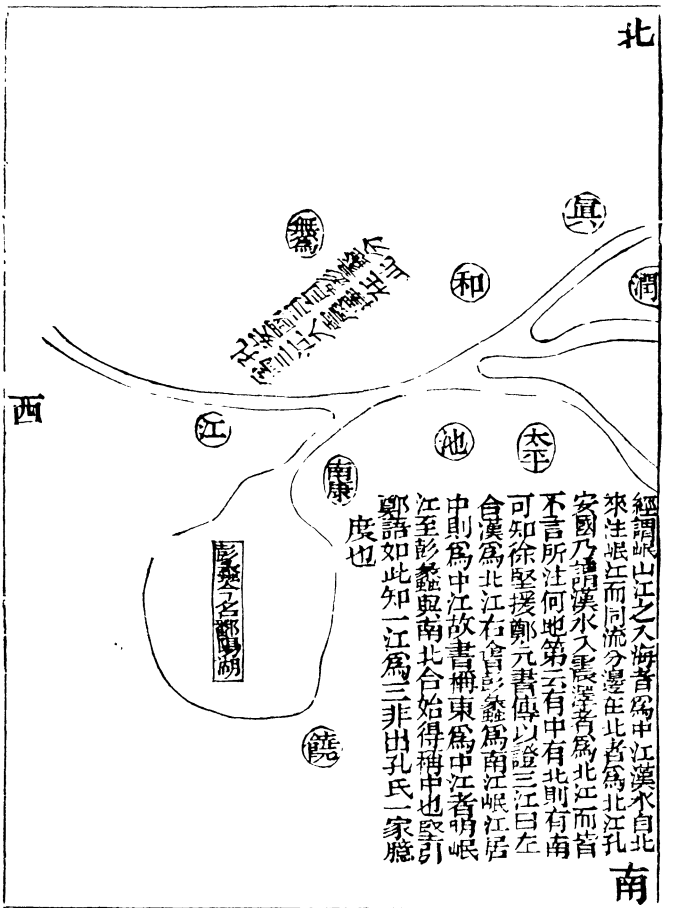
敘說

九江之不爲九臣雖具言之今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以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而創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其如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岷艾三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卽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說



孔安國三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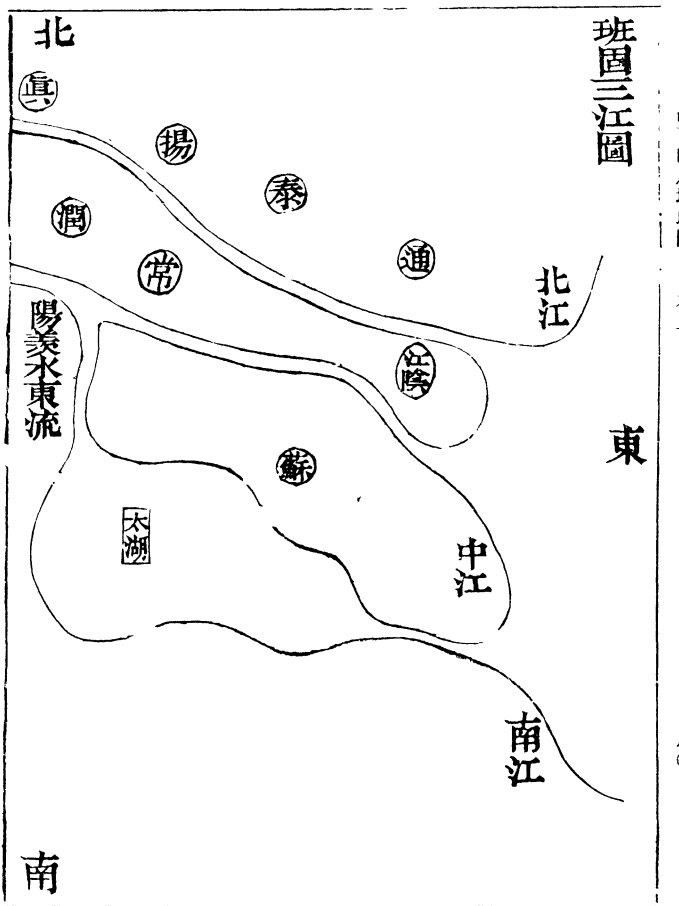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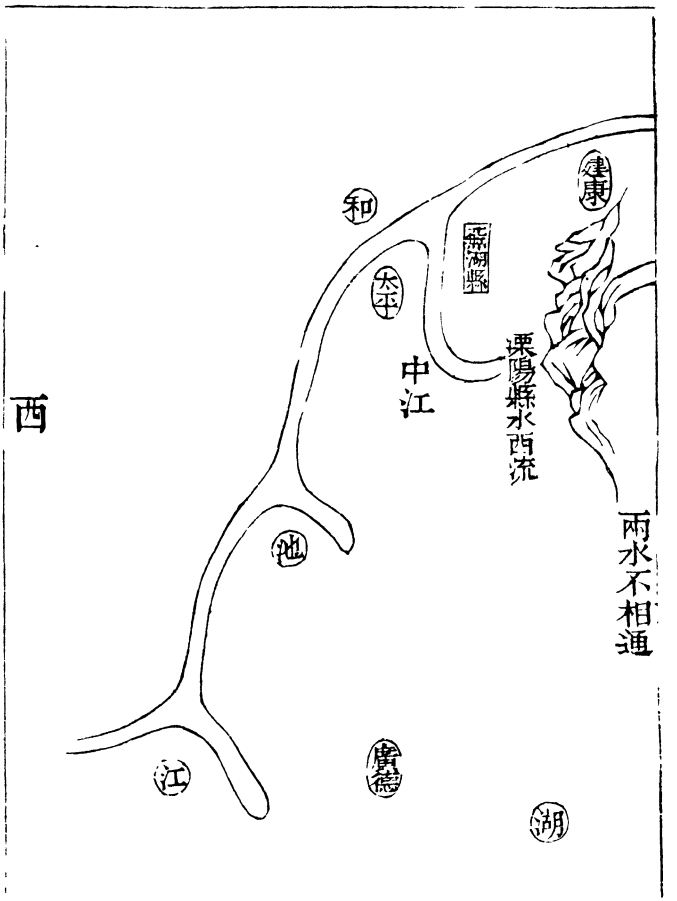
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乃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第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會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訂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敘說

孔安國言江至彭蠡分爲三入于震澤震澤者今太湖也彭蠡者經以江漢彭蠡相會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彭澤兩縣界也江至湖口會三爲一經雖名爲三江其實同爲一流古今所同初未嘗分而爲三入于震澤至于太湖在常湖平江三州間當隋煬帝未鑿江南河（今浙中運河也）時自不曾與江水相通則彭蠡江何緣可入太湖兼今之浙水雖與江通乃亦自鎮江設機儲水而其北江無慮高數丈上下自非盛潮不與相平古今水

港固有變遷而地形之連數州同爲一高者未嘗見其能有改易也今揚子江水面與鎮江地勢高低不侔知自古三江決無可以流入震澤之理


班固三江圖
北
東
南
真
揚
潤
常
泰
通
江陰
北江
中江
南江
陽羨水東流
蘇
太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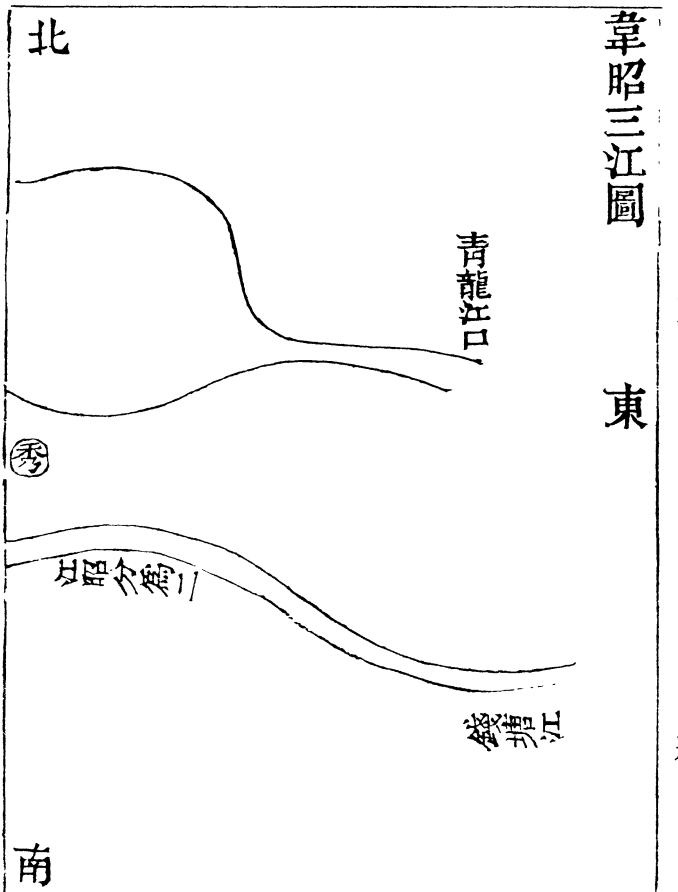

建康
和
溧陽縣
太平
中江
溧陽縣水西流
兩水不相通
池
廣德
江
湖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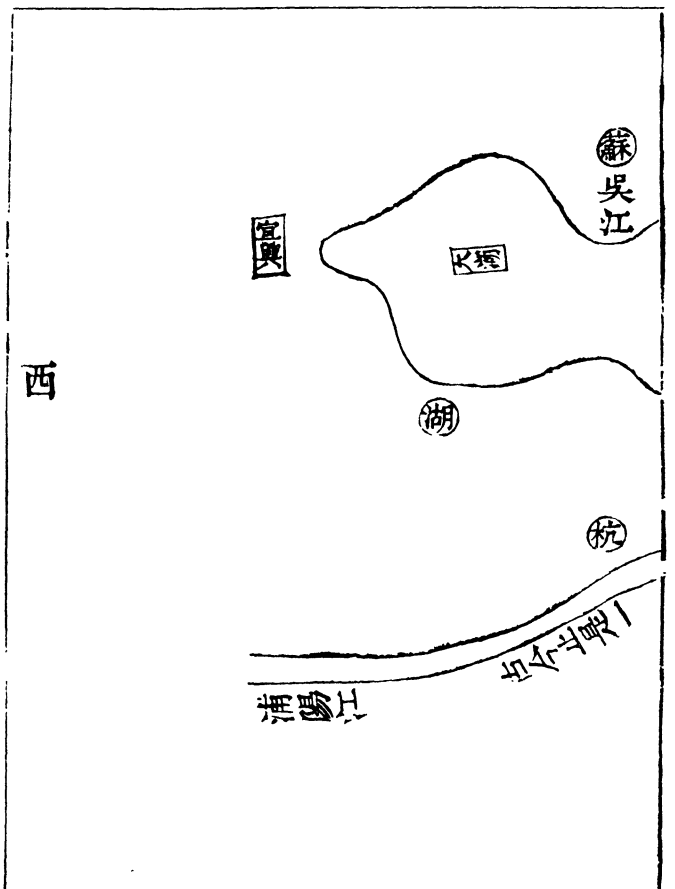
敘說

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毘陵今常州也若以今揚子大江在毘陵北東而用之以當北江則於經無礙至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既失之矣蓋經雖不明言南江而必以經之北江中江爲三江之二明矣今舍而他求則何所本至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

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宇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下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世間事傳聞謬戾者多如此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歷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桑欽水經于地書最爲詳博學者所宗而此類明

謁安可不正又其敘岷江則至蘄春而止其下流乃別附之沔沔即經之漾漢也經之敘水以漢附江何曾以江附漢欵乃反之皆與經不合豈傳錄水經者錯置篇帙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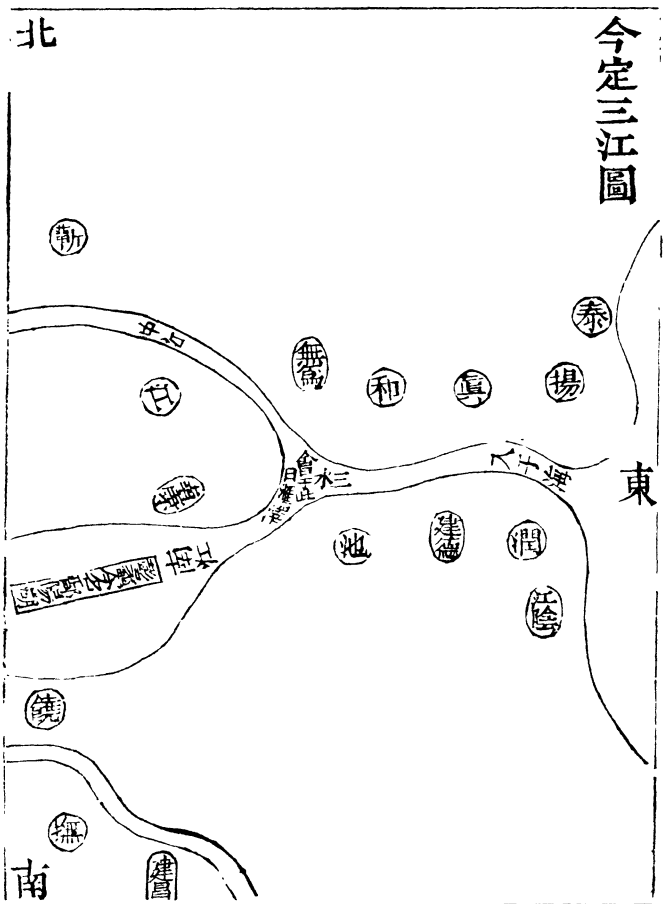

章昭三江圖
北
東
南
青龍江口
秀
昭余祁
川
江
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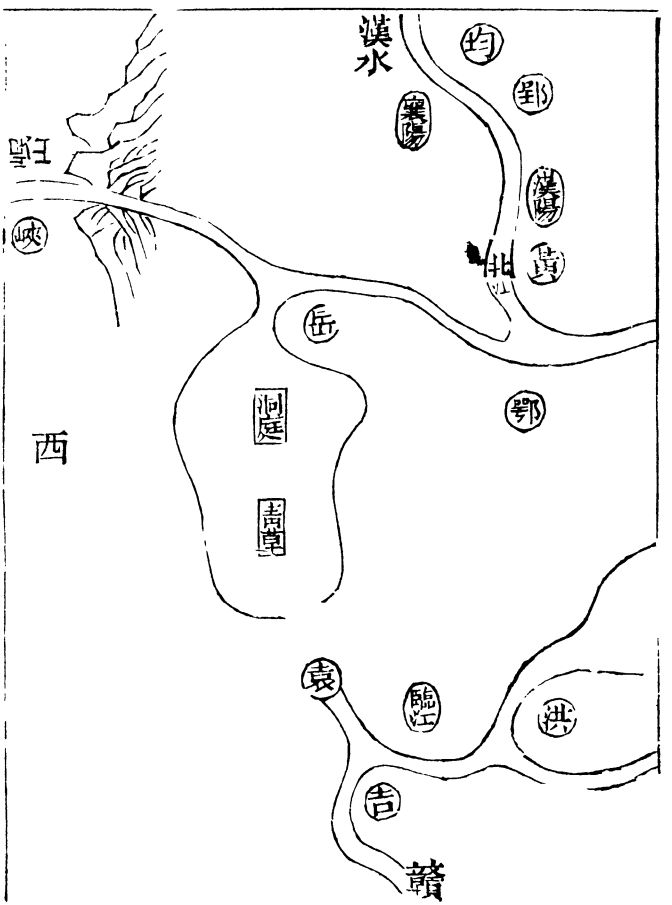

蘇
吳江
宣興
湖
杭
西

敘說

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昭舍經之中北江明文不用而別取他水爲三江既已大失又浦陽江卽今富春江乃錢塘江也至王安石謂三江入海一自義興一自毘陵一自吳縣未問其水道曲折當否推其棄外經文別求他水說雖甚工亦不可宗用也經于導河嘗曰又北播爲九河此正記河之所從析九者也至其分州記事又復總之于兗而曰九河既道其語正與導河相應者也以類例言之其撮會三江既入

屬之揚境者乃導江導濛語中所謂中江北江與會滙而三者之總括也經取導河播九而入之兖以爲九河古今未嘗別出九名以與導河條目違異而諸家獨於揚之三江削去經之中江北江不用而越求他水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


今定三江圖
北
東
南
揚
和
鎮
江
潤
蘇
常
太湖
三江口
無錫
宜興
荊溪
滆湖
金壇
句容
溧陽
溧水
高淳
江寧
鎮江
丹陽
金壇
武進
江陰
常州
無錫
蘇州
吳江
震澤
嘉興
秀水
海鹽
海寧
杭州
錢塘
仁和
富陽
桐廬
嚴州
淳安
遂安
常山
開化
婺源
祁門
黟縣
休寧
歙縣
績溪
寧國
旌德
太平
涇縣
南陵
蕪湖
當塗
繁昌
南陵
銅陵
池州
青陽
石埭
建德
貴池
東流
至德
彭澤
湖口
都昌
鄱陽
餘干
安仁
貴溪
弋陽
鉛山
廣信
玉山
常山
江山
龍游
蘭谿
金華
東陽
義烏
永康
武義
浦江
諸暨
紹興
會稽
山陰
蕭山
餘姚
慈谿
奉化
寧海
天台
仙居
臨海
黃巖
太平
樂清
瑞安
平陽
泰順
福安
寧德
福鼎
霞浦
古田
閩清
永福
長樂
福清
閩縣
侯官
連江
羅源
古田
屏南
壽寧
政和
松溪
浦城
崇安
建陽
建寧
甌寧
邵武
光澤
泰寧
將樂
沙縣
尤溪
德化
永春
安溪
同安
南安
晉江
惠安
仙遊
莆田
興化
福清
長樂
閩縣
侯官
連江
羅源
古田
屏南
寿寧
政和
松溪
浦城
崇安
建陽
建寧
甌寧
邵武
光澤
泰寧
將樂
沙縣
尤溪
德化
永春
安溪
同安
南安
晉江
惠安
仙遊
莆田
興化


漢水
均
鄖
襄陽
漢陽
江北
王畿
岳
鄂
洞庭
南境
西
袁
臨江
洪
吉
贛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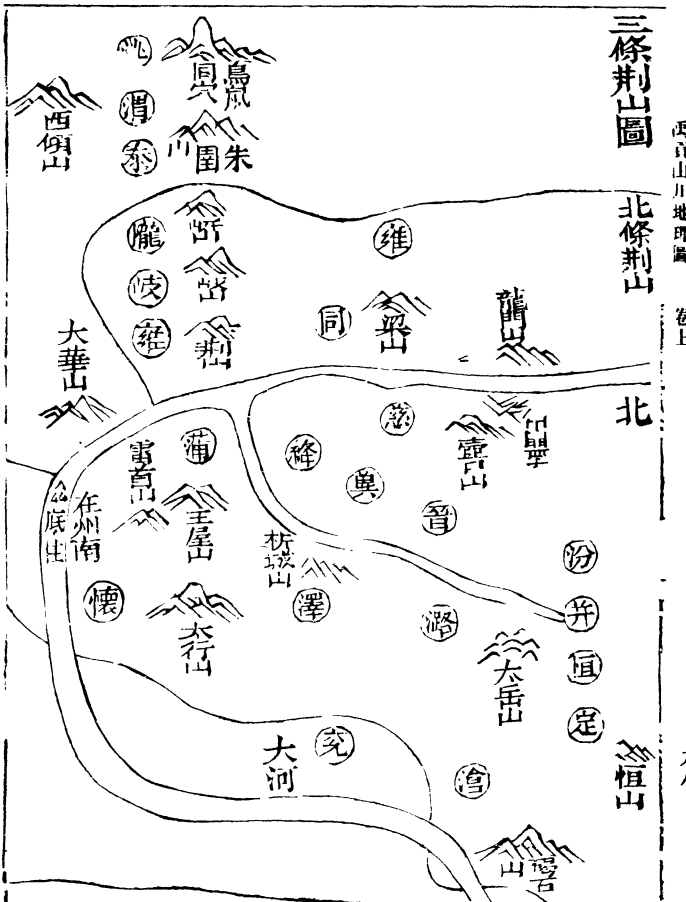
九江在荆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於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即大江支派以爲之言其離本未遠也至于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于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錄故說益多而叛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實致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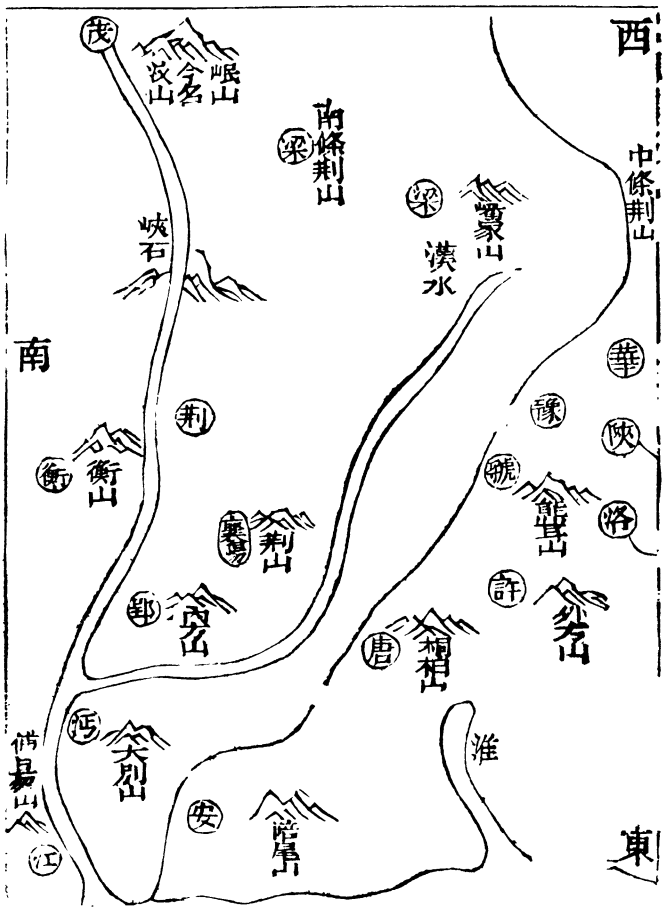
江而三名爾案圖睨之自今茂州汶山發源會合川蜀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而東至通泰入海卽經之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中故經謂爲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逕襄郢至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爲沔漢而沔漢之力能與岷江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爲北江矣禹遂本其實而書之故曰東迤北會于滙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于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

于所謂鄱陽湖者比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者卽經之彭蠡也彭蠡之于二江南來北注而衝波相入回旋蕩激故岷派謂滙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滙者是經之特爲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其書會者如涇之于渭伊瀍之于洛汶之于濟雖嘗皆以會言而滙之爲義惟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并爲一者不同也經之先書漢派也曰

東滙澤爲彭蠡則猶著彭蠡之名以見滙之所從起也及其繼書岷派而著彭蠡其中更不再言蠡澤特曰北會于滙則滙之一義不獨可以見其與彼二江僅相參擬而又可以見其三者勢力均敵經不能以大小降殺之也夫其力既已相敵而地又居南則因中北二名而概見夫經之所不書則此之彭蠡其爲南江何疑也一江而三江名之驟見者必駭然經又有證者大河天下一派耳主冀都命之自其水之在龍門而于冀爲西者命之曰西河水之下流至豫而于冀爲南則曰南河此

經之明語非有增加之者也以類證類大河一河而得隨其方鄉命之爲西河南河則一江而中北南隨方命之其義類名稱不既顯相發明也乎故臣得以主執不疑也


三條荆山圖
北條荆山
北
鳥鼠
同穴
朱圉
渭
西傾山
嶓冢
岷山
大華山
惟
同
岍
岐
雍
沇
東
流
為
滎
壺口
雷首山
太岳山
汾
并
恒
定
恒山
覃
懷
厎
績
至
于
大
河
砥柱山
澤
潞
冀州南
界
碣石
山
海
入
于
渤
海


西
南
東
中條荊山
南條荊山
梁
岷山
今名岷山
蔡山
蒙山
漢水
峽石
荊
衡山
衡
荊山
襄陽
鄖
內方山
華
陝
豫
虢
熊耳山
洛
許
外方山
唐
桐柏山
淮
大別山
汭
安
潛皖山
潛縣山
江

敘說

經之雍荆二州皆有荆山是二荆山矣而荆山未嘗三出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條荆山在馮翊卽雍州之荆山也南條荆山在南郡卽荆州之荆山也雖分南北條而其爲目第附會雍荆所有之山以爲兩荆爾至鄭元王肅乃又條析經語取兩荆之間從西傾以至陪尾謂爲中條以補足三條之數而三條之論遂傳於世宗其說者曰山之脈絡相貫雖江河不能絕故或踰或過川雖甚大亦不能間絕之也且昔人之爲此論者不

過如蒙恬地脈之說謂山有脈絡禹隨其所之而加順治焉如太行常山之入海岷衡之過九江孔安國微有其端謂能連延以過而諸儒又推廣之其說于經無所發明而徒以汩亂臣既力論其不然矣今又即其事之相近者言之禹之導荆逾河也諸家以爲山脈逾之而禹遂隨之也然此之荆山在漢馮翊其上流則有龍門孟門對河而立而二山者地書以爲峭石斷岸壁立河垠有如開鑿漢人如淮南鴻烈之著于書賈讓之陳于策皆言龍門當道大禹鑿之以過河流也其次下流則

華陰之山並河而峙河亦穿斷山勢而東世傳神人之所蹴擘其說怪神所不足信而斷岸迅流本皆大華麓趾不誣也又下流而爲底柱石包水中禹故因而濬行其間未嘗避越此地別爲之道也舉斯三者正與荆山不遠而其大河正派值山則遶鑿之使行無畏其有傷脈絡也何獨至于荆山而必逾河以求順遂之邪且又有可證者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其文與荆山逾河之文相接此三山者皆在河東皆近汾水姑主汾水以論其理則易明也太岳汾之東也壺口其西也汾水之入河

正自蒲北雷首乃遠在汾水之南百里而遙若使禹欲順荆山之脈逾河治之此汾水者穿割對荆之山凡三過而三絕之其于脈絡豈無害傷而禹亦聽之惡在其爲順遂山脈邪苟不求順山脈則凡其他謂常碣之能入海岷衡之能過江者果何預于經而禹何爲記之以惑世也至于四列所始又因三條之目創增一列稽經無所質據而又岷衡不入三條故又取導山諸目而四分其位以爲之言是又誤外增誤不足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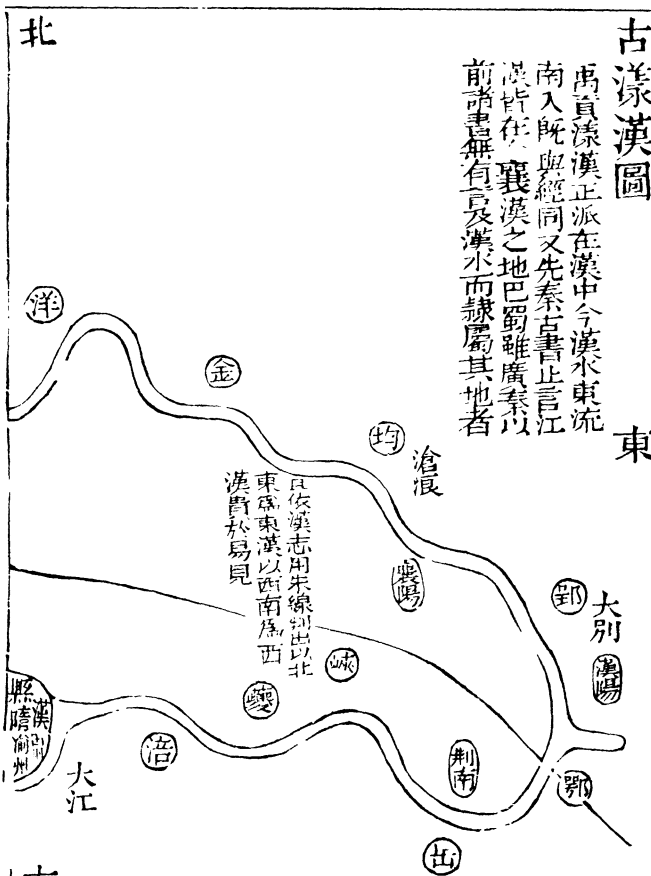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終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按宋志禹貢圖本分五卷其篇第已不可考通志堂經解分爲圖上圖下今姑仍其舊自古濊漢圖以下析爲下卷

古漾漢圖

禹貢漾漢正派在漢中今漢水東流南入既與經同又先秦古書止言江漢皆在襄漢之地巴蜀雖廣秦以前諸書無有言及漢水而隸屬其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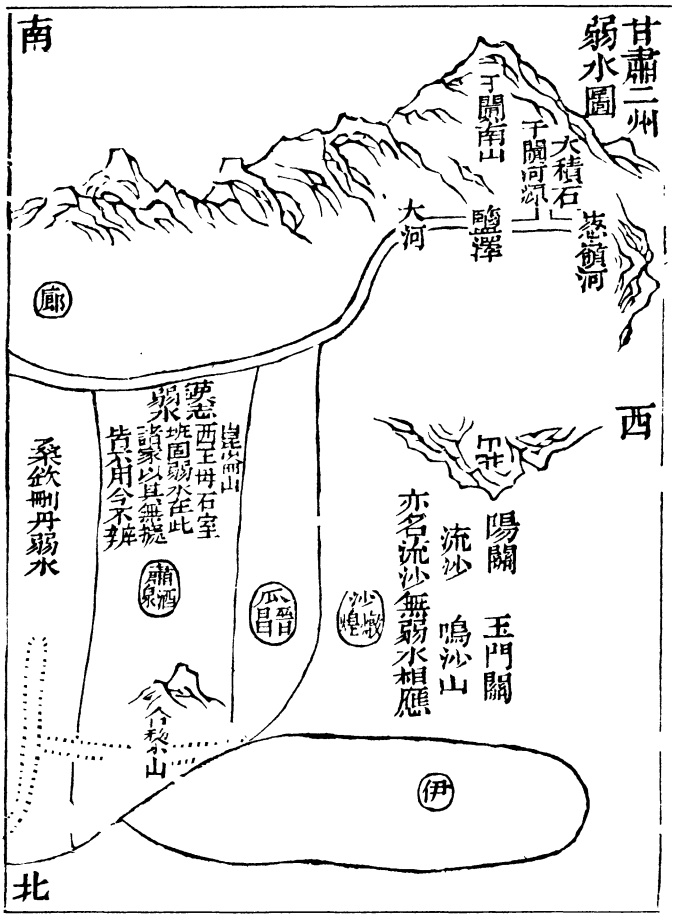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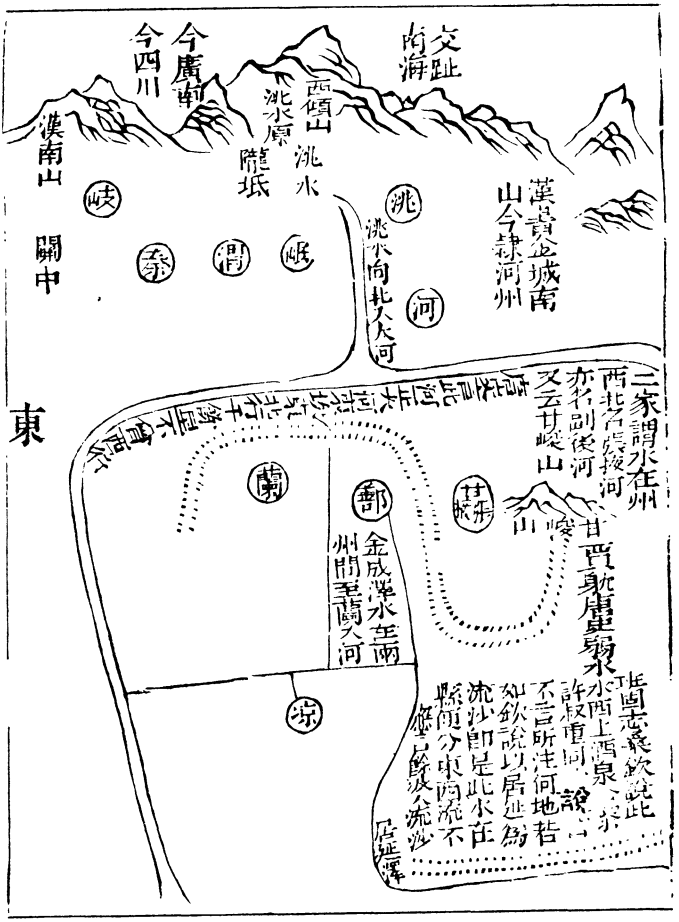
大散關
和尚原
出
嘉陵江
漾水不出其下郡在
武都縣東狼谷出西
東流入漢中谷口東
褒谷所出一水爲
漾水則東狼谷
興元
鳳
興
嘉陵江
大安
利
閬
果
雅
州
泰
合
自高帝置廣漢郡以後入晉
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境
接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江以
爲漢水殊不考興鳳水與漢中水皆
中高有隔礙自不相通如何可以今傳
其名自班固志已名嘉陵江水爲西漢
而以經之漾漢爲東漢桑欽又以經語
分而爲二東漢爲沔西漢爲漢經注漾
漢止同一水無分派對名之理
西
亦名嶓冢
金不與名
漢水相近

敘說

經之漾漢卽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水是其東流爲漢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乘鄉名爲廣漢又曾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嘗逕今之興州與古漾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爲漢水已而覺其自利州以上數百里不爲東流與經之東流爲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爲西漢而以經之漾漢爲東漢班固溺于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桑欽酈道

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出蜀中郡縣山水凡附漢水爲名者皆出于巳置廣漢郡後而詩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及漢水者考察其地皆隸古荆雍雖漢中亦爲梁之北境而興利以西凡嘉陵江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書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以世數考驗而確知嘉陵一江古來不爲漢水決無可疑其理則具本論


甘肅二州
弱水圖
南
西
北
于闐南山
于闐河源
大積石
葱嶺河
鹽澤
大河
廊
羌
陽關
流沙
鳴沙山
玉門關
亦名流沙無弱水相應
沙嶺
瓜昔
伊
崑崙山
西王母石室
弱水既固弱水在此
諸家以其無據
皆不用今不辨
蒲泉
合黎山
桑欽刪丹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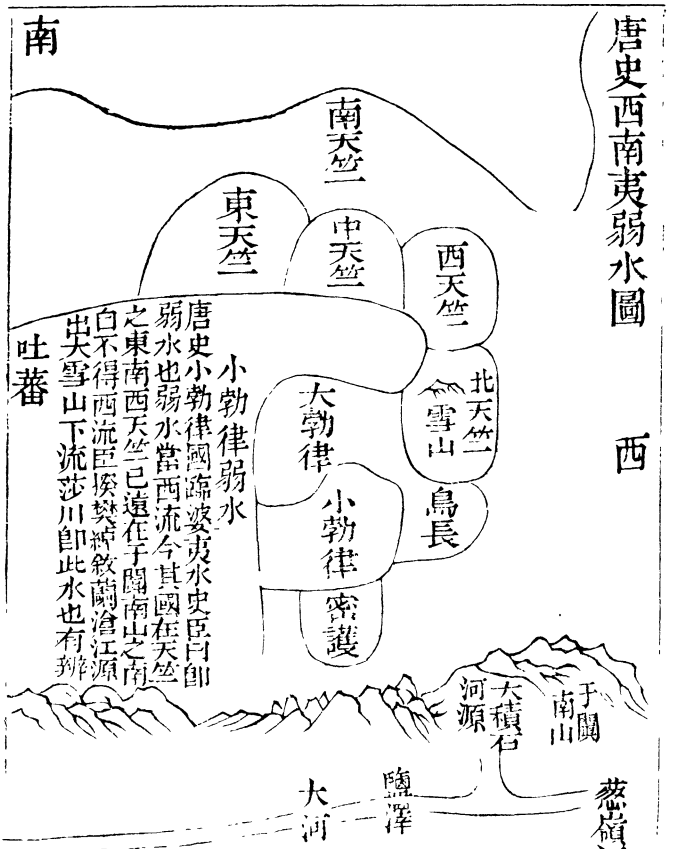

交趾
南海
今廣南
今四川
漢南山
關中
西傾山
洮水
洮水原
隴坻
洮
岷
渭
涇
岐
河
洮水向北入大河
二家謂水在州
西北合黑掖河
亦名副後河
又云甘峻山
甘肅
甘
峻
山
賈耽唐屯駐水西上西泉
許叔重同說
不言所注何地若
如欽說則居延為
流沙即是此水在
縣西分東西流不
經居延澤
蘭
鄯
金城澤水至南
州間名蘭大河
涼
東
居延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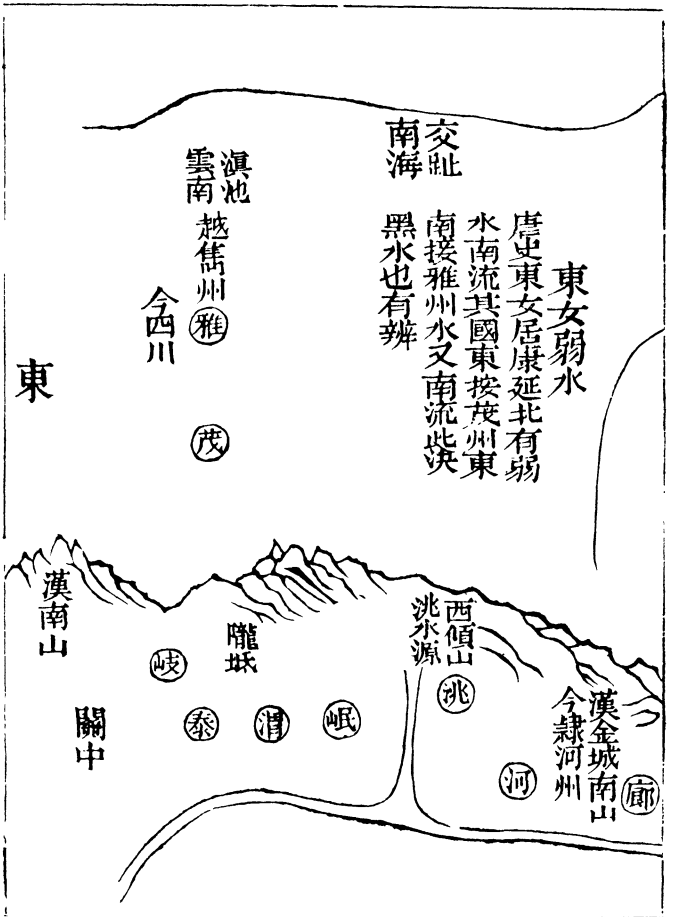
敘說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嬀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嬀水唐史娑夷河康延川別爲圖以辨正之而班桑賈三說者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隨其地望辨

證其旁而譌誤疏略自昭昭矣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南
西
南天竺
東天竺
中天竺
西天竺
北天竺
雪山
烏長
大勃律
小勃律
密護
小勃律弱水
唐史小勃律國臨婆皮水史臣曰即弱水也弱水當西流今其國在天竺之東南西天竺已遠在于闐南山之南白不得西流臣按契丹敎酬滄江源出大雪山下流莎川即此水也有辨
吐蕃
于闐南山
大積石河源
蔥嶺河
隨澤大河
北


東
交阯
南海
東女弱水
虞史東女居康延北有弱
水南流其國東接茂州東
南接雅州水又南流與
黑水也有辨
滇池
雲南
越雋州
今西川
雅
茂
漢南山
關中
隴坻
岐
渭
岷
西傾山
洮水源
洮
河
漢金城南山
今隴河州
廊

東女弱水辨

唐書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案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巂滇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臣寧采之以爲黑水爲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今其俗傳所起豈以縫革爲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邪臣案水經葉榆水徑哀牢漢建武中哀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

沒則縫革爲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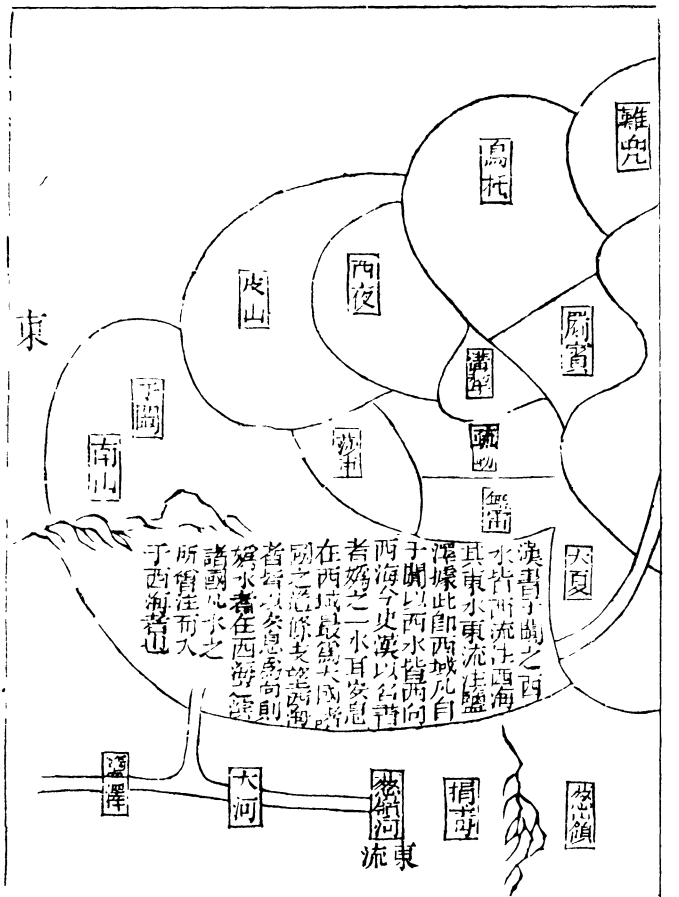
小勃律弱水辨

唐史小勃律名孽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娑夷橋史臣曰娑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爲國遂名爲弱水國又別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悉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案小勃律西北與吐番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西卽北天竺雪山也開元間吐番攻小勃律其王貽書張孝嵩曰

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番其曰唐之西門則以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爲西行之始也吐番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耳夫四鎮者于闐其一也吐番自東南向于闐必道其國則其地必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謂趨小勃律爲深入者爲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夸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徑萬里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

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皆當爲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夸語有地理可攷非實語也況葱嶺雖有捐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唐史誤以合言故并與大勃律無的地也臣案樊綽蠻書蘭滄江源出大雪山婆川自西北斜來注于南海正與葉榆黑水之趨南海者悉在麋泠而同爲一地其謂雪山卽吐番天竺相鄰之雪山而婆川者卽婆夷河而譌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爲西流之弱水也

今定弱水圖
南
西
北
崑崙
條支
此水必穿條支以入西海今止據史漢所記至安息止知必趨西海矣
安息
大月氏
天下水固有西流者若其會數千里衆水發源之初即遵西行而竟爲西向以入西海者惟于闐以西諸國之水爲然也此之弱水又其處西最著水以歸西海者故此水決當爲弱水也若合此水不以證經則天下西流之水無有與此大者矣
宋居
大宛
休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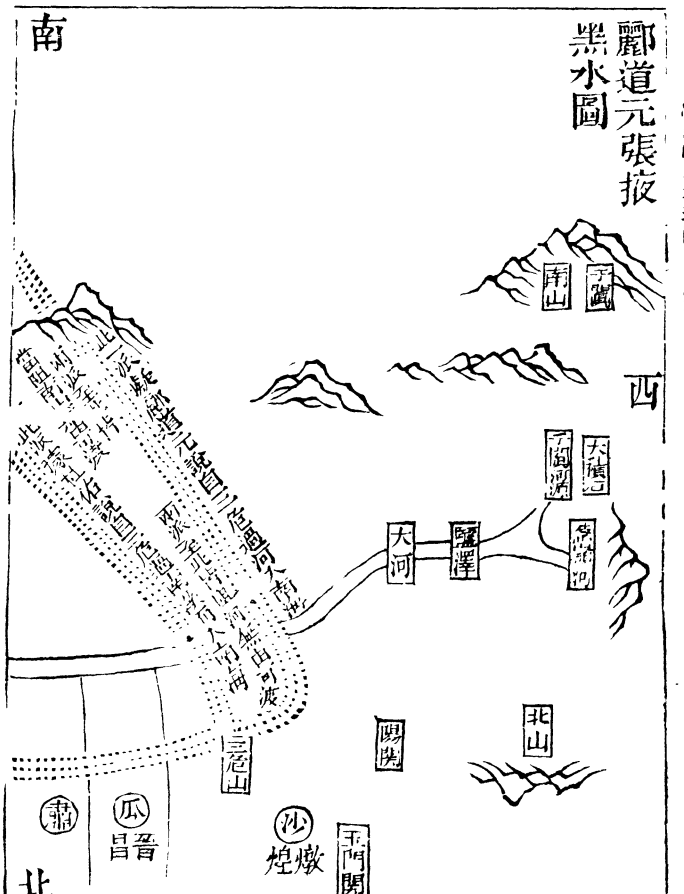

雜兒
爲柁
西夜
戾山
東
于闐
南山
蒲昌
鹽澤
河源
崑崙
積石
大夏
禹貢
桐本
大河
東流
鹽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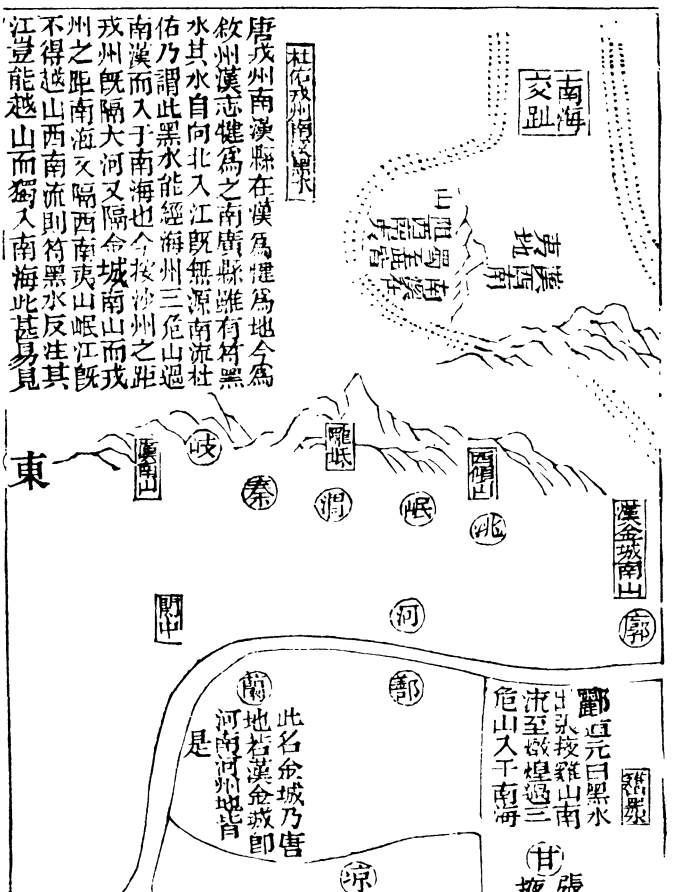
敘說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迄于四海也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在西乃適爲稱諸家顧獨于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古雍之在後世河西者其間有水源流亘數千百里率爲西向尚云可以藉口而桑賈班三家凡所稱引既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已不足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蓋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

地幾萬里凡水又皆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概之此眞足以當四海之西故臣敢主其說以爲經之弱水也

酈道元張披黑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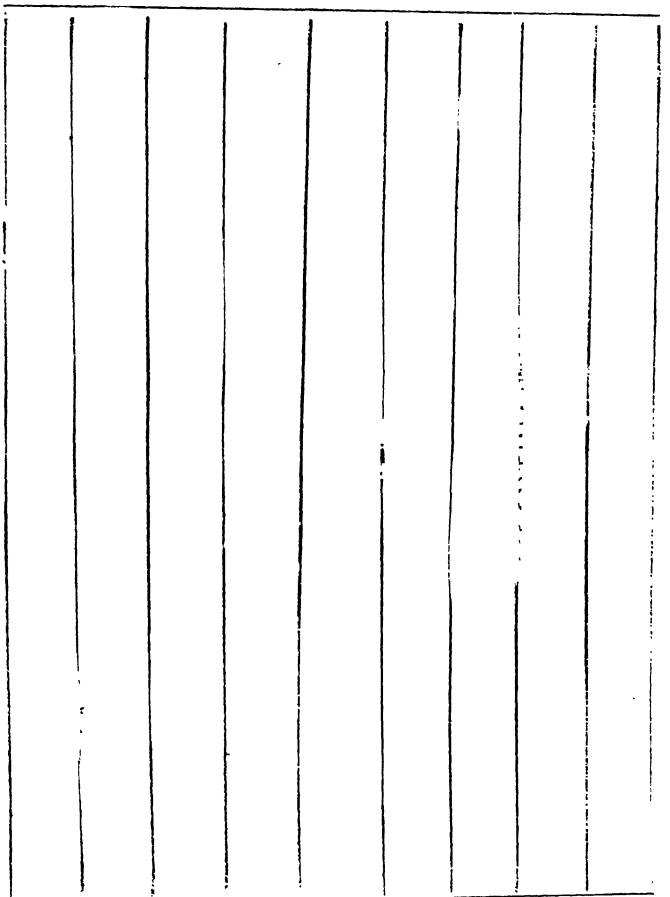

南海
交趾
東
漢金城南王
酒泉
張掖
鄯善元曰黑水
曰張掖雞山南
流至敦煌過三
危山入于南海
敦煌
張掖
酒泉
金城
隴西
天水
武都
北地
西河
上郡
安定
扶風
京兆
馮翊
弘農
河南
河東
太原
上黨
河內
秦
涇
渭
洛
河
雍
豫
冀
并
涼
此名金城乃唐
地若漢金城即
河南河州地皆
是
唐戎州南溪縣在漢爲僰道爲地今爲
敘州漢志犍爲之南廣縣雖有符黑
水其水自向北入江既無源南流杜
佑乃謂此黑水能經海州三危山過
南漢而入于南海也今按沙州之距
戎州既隔大河又隔金城南山而戎
州之距南海又隔西南夷山岷江既
不得越山西南流則符黑水反注其
江豈能越山而獨入南海此甚易見
杜佑戎州南溪縣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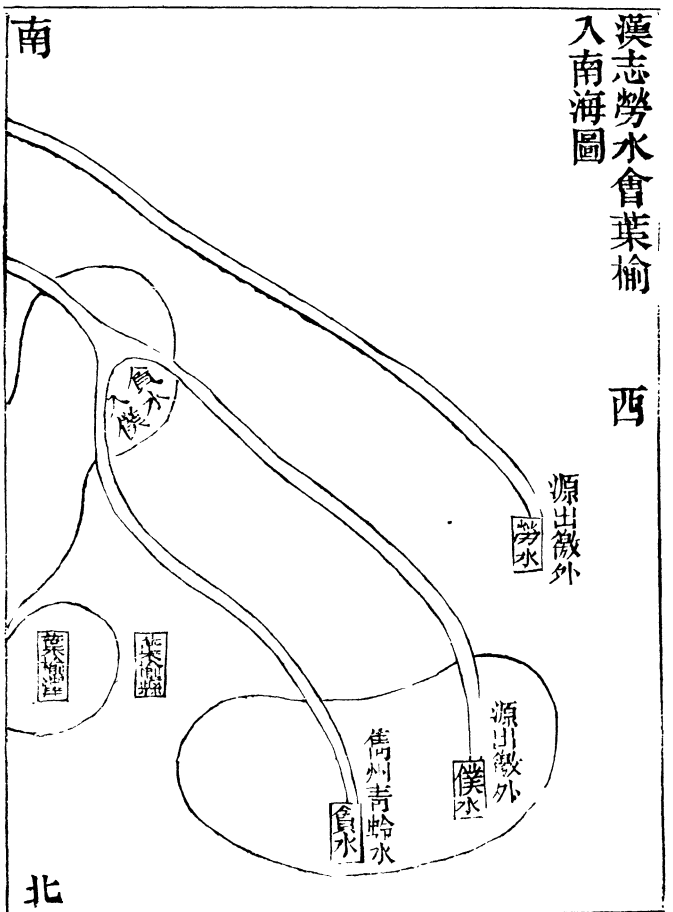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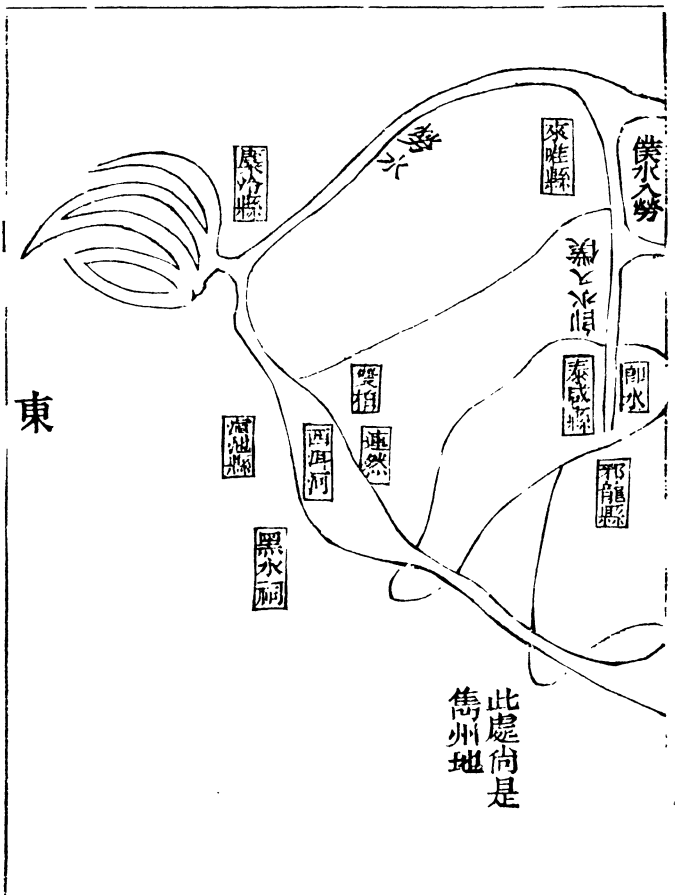
黑水弱水在經以比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既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卽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南度而諸家不以爲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張掖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既已不思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爲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考地理

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隔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自于闐發蹟而東岡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爲河州）則爲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爲長安南山漢史記之甚明且以對河言之其在南山之北而爲水之大者莫大于洮洮亦限南山而北流以入于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東海也今甘沙二州之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既度之後其望南海悉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因進講黑水聖問嘗審訂南流

曲折臣是以敢再詳言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南
西
源出徼外
勞水
源出徼外
僕水
僰州青蛉水
貪水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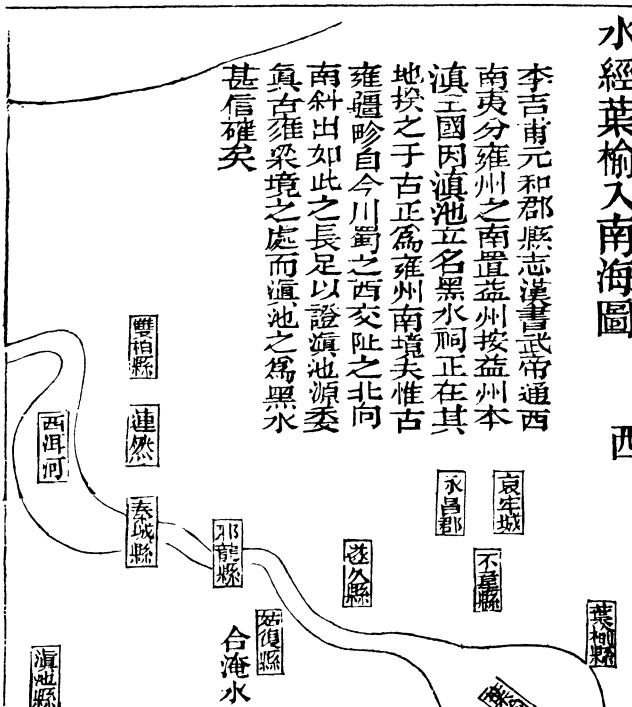

東
此處尚是
雍州地
黑水祠
西河
渭源縣
臨洮縣
漾水
嶓冢
西傾山
氐道縣
秦戎縣
河水
積石
導河
龍西縣
河關縣
洮水
羌水
岷山
岷山之陽
江水
崇山
峄山
嶓冢山
漾水入焉
漾水入焉
漾水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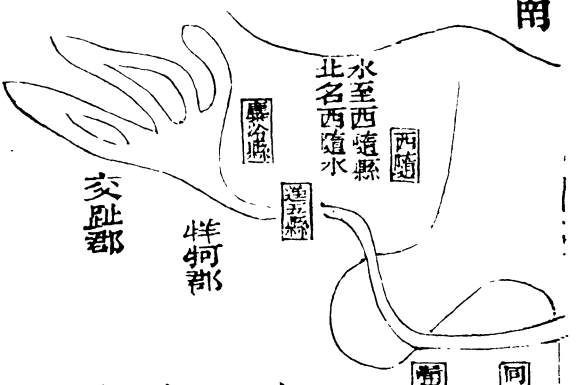
敘說

石本漢志西南夷諸水參以水經列爲此圖葉榆之爲黑水固有其辨今復考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者蓋勢水之源遠出徼外其鄉與樊綽蘭滄江源正相發明則綽之謂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蠻部落者其語非鑿空誕說也綽之莎川江派既得此而明則莎夷河之不爲弱水亦益明也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西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書武帝通西南夷分雍州之南置益州按益州本滇王國因滇池立名黑水祠正在其地挨之于古正爲雍州南境矣惟古雍疆畛自今川蜀之西交阯之北向南斜出如此之長足以證滇池源委眞古雍梁境之處而滇池之爲黑水甚信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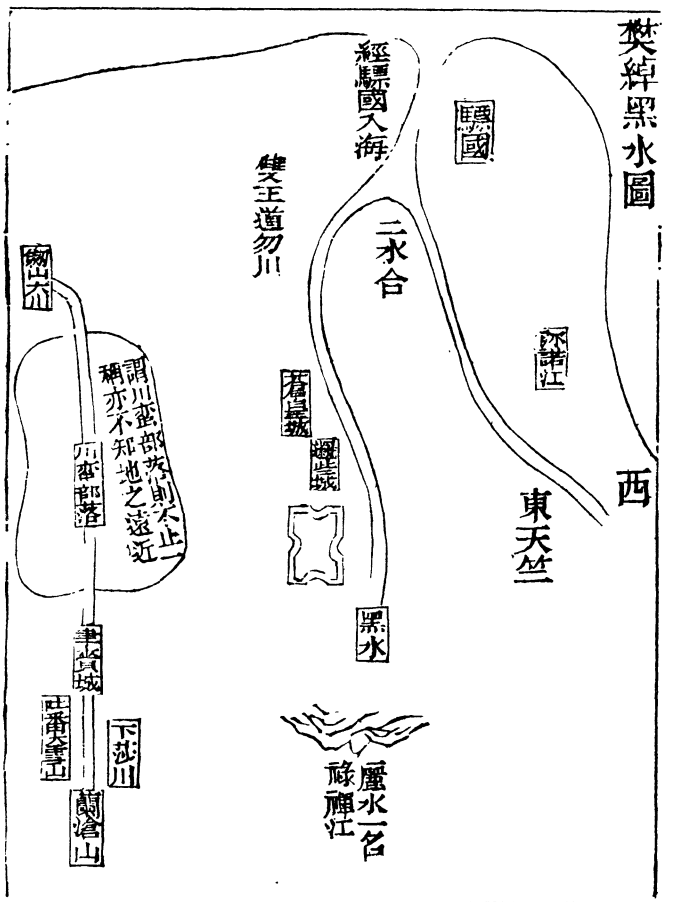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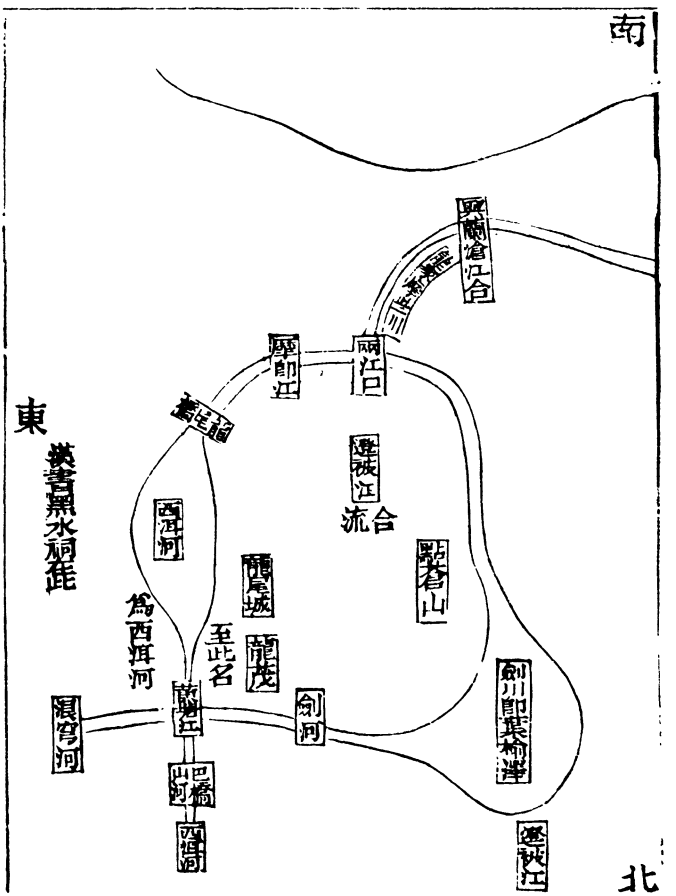
自兩漢以後妄指天下他水以爲黑水者甚多惟此葉榆一派當水澤最甚處爲瀘池而瀘池之傍設祠以禮黑水昔乃武帝始開瀘處時夷地古已有之夷人不知古來載籍決不能備會爲祠名也既古有此祠而名以黑水則瀘池之爲黑水亦可以信其爲古而又考按地域在雍梁兩州分境之地此水竟又南流入交趾東爲今二廣其西爲無國爲天竺其水非不南入南瀘云距雍梁交境處絕遠則雖有古說亦不采據

敘說

右此圖據桑欽酈道元敘載水道所經郡縣以爲源流其一條謂僕水自連然雙柏同注滇澤者卽古滇池而後世西洱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爲葉榆分源至此而合者也酈道元於滇池黑水古祠雖遺之不書而孔穎達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卽此地設祠而宗禮黑水者未之有改也當是酈道元以滇池視之而不以黑水視之故遺棄不書爾然孔氏在唐乃云祠旁無水豈是祠也更世旣久或移之他地遙

設而望祠也邪至其祠之所設主爲黑水水之流委闊長可以界梁雍而入南海則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歷萬世不易也


焚綽黑水圖
經驃國入海
驃國
二水合
雙王道勿川
泐諾江
東天竺
西
若昌城
蠻崖城
黑水
麗水一名
祿勸江
下泐川
蘭滄山
崑崙山
川蠻部落
津賓城
諸川蠻部落則不止一稱亦不知地之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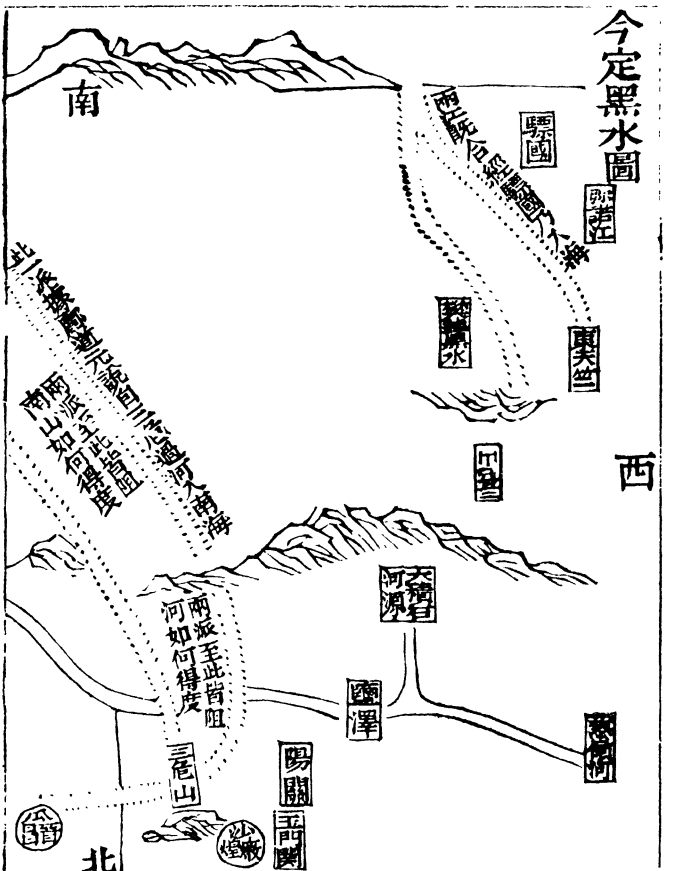

南
瀾滄江合
麗江口
麗江
合流
遮放江
點蒼山
劍川即葉榆澤
劍河
遮放江
北
東
漢書言黑水祠在
西洱河
龍尾城
龍茂
至此名
為西洱河
瀾滄河
南涧江
巍山河
西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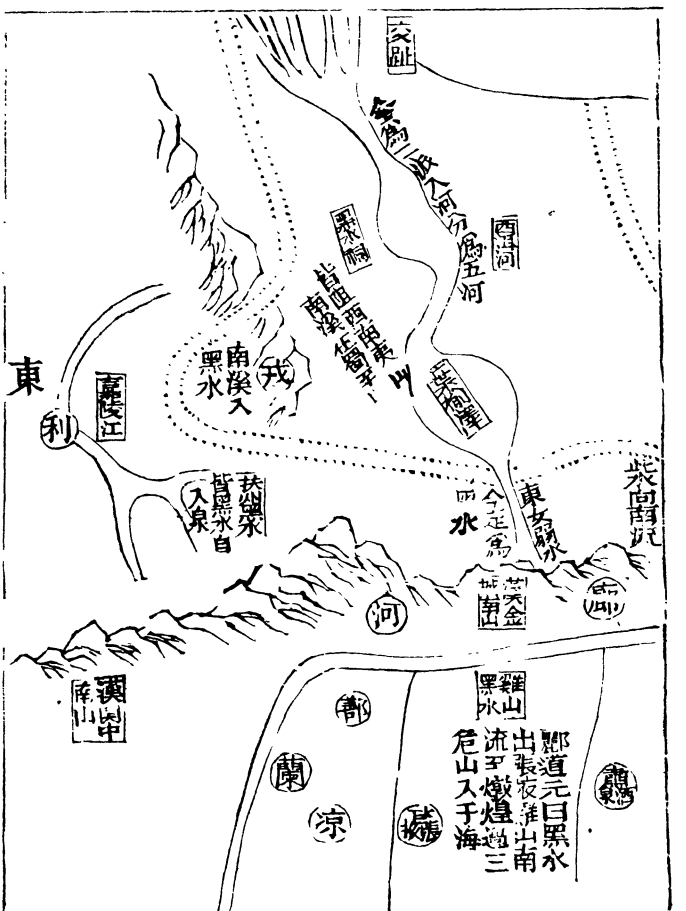
敘說

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載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洱河與蘭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瀰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既小不足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水者綽指其水正爲黑水而邏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也臣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卽在南海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爲太遠故臣不

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綽書所載既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勃律婆夷河之不爲弱水故凡載籍不厭其博皆有補也後世西洱河卽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榆而綽分以爲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綽亦自疑矣今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爲一流者爲正也至其蘭滄江西派之合西洱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番中大雪山下娑川者卽臣前于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律之水當爲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卽吐番西境而莎川者卽莎夷河之稱呼不的者也酌

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揆之梁州西入太遠不得援爲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臣附見而詳論之


今定黑水圖
南
西
北
驟圖
兩岸號令終圖人傳
黑水
東夷
河圖
兩派至此皆圖
南山如何得度
北
兩派至此皆圖
南山如何得度
大陸
河源
兩派至此皆阻
河如何得度
三危山
導河
積石
陽關
西門
崑崙
流沙
鹵澤
恒山


交趾
黑水
西河
黑水
出西南西南流經
入河
東
戎
南渓入黑水
嘉陵江
利
扶嵓衆皆黑水自入泉
今定西城南
東南諸水
柴南諸戎
河
蘭
鄯
涼
鄜延
環慶
隴右
鄧道元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入于海
雞山
黑水
張掖
燉煌
隴右
關中
隴山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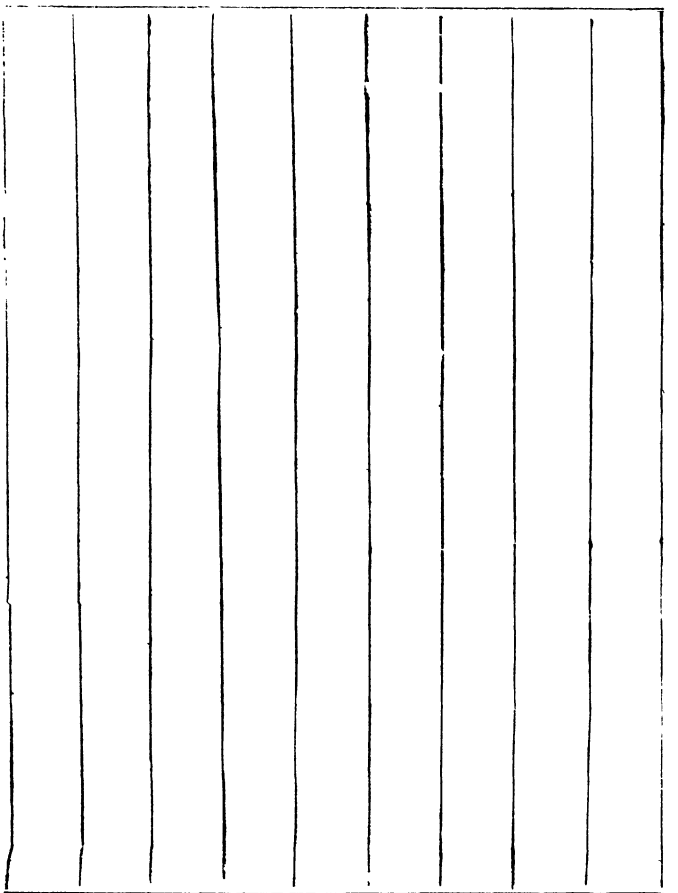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按方稽古辨其不然臣非敢于枉撫前載也旣有其傳世世習熟若不與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援辨已多今撮其要惟其接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向以入交趾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爲黑水而惟葉榆西洱河足以當之且有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爲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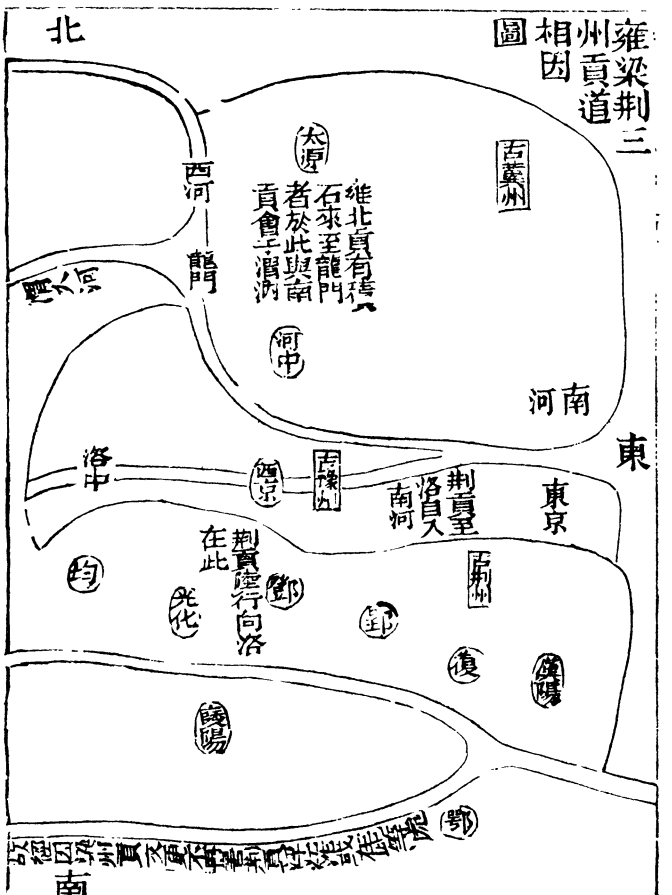
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境以漢之西南夷地言概之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之在西洱河者正在滇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爲滇池黑水上流無疑也況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事而三苗遺種又在宕昌絕與此地不遠則東女之水當爲黑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于是正相應附悉有明據不至如歷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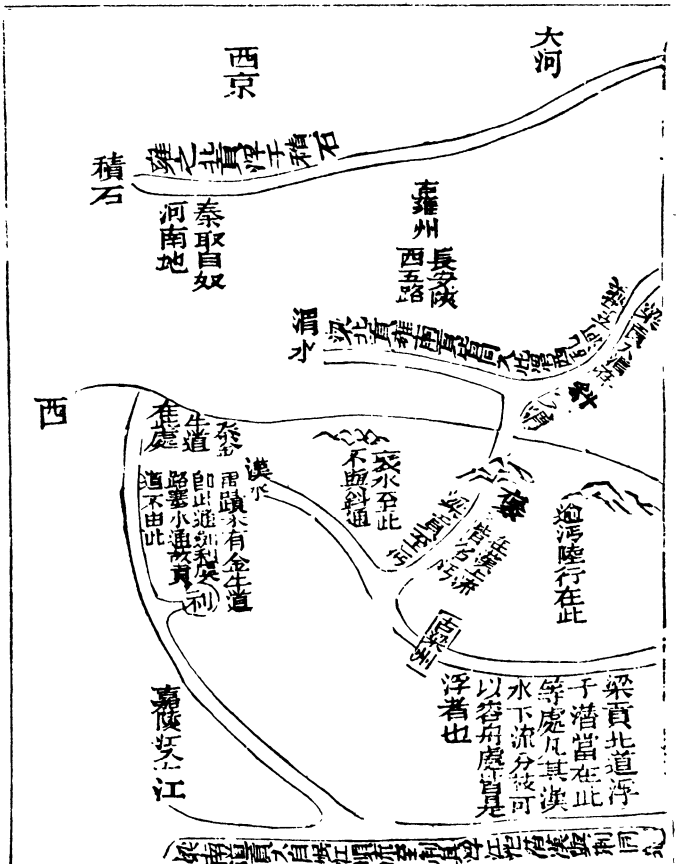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爲該

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于貢道蓋有兩州相因共爲一語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犬牙參錯無闕無贅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他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著之圖則可見矣州惟冀爲帝都于後世爲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爲向必先主冀而後他州貢道可得而言矣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北
西河
龍門
太原
維北貢有稽古來至龍門者於此與南貢會于渭汭
河中
古冀州
南河
東
東京
洛中
西京
古豫州
荆貢至洛自入南河
荆貢經行向洛在此
荆州
鄧
光化
均
襄陽
復
南


大河
西京
積石
秦取自奴河南地
渭水
西
生道
漢水
嘉陵江
梁
荊
梁貢北道浮于潛當在此等處凡其漢水下流分歧可以容舟處皆是浮者也
逾沔陸行在此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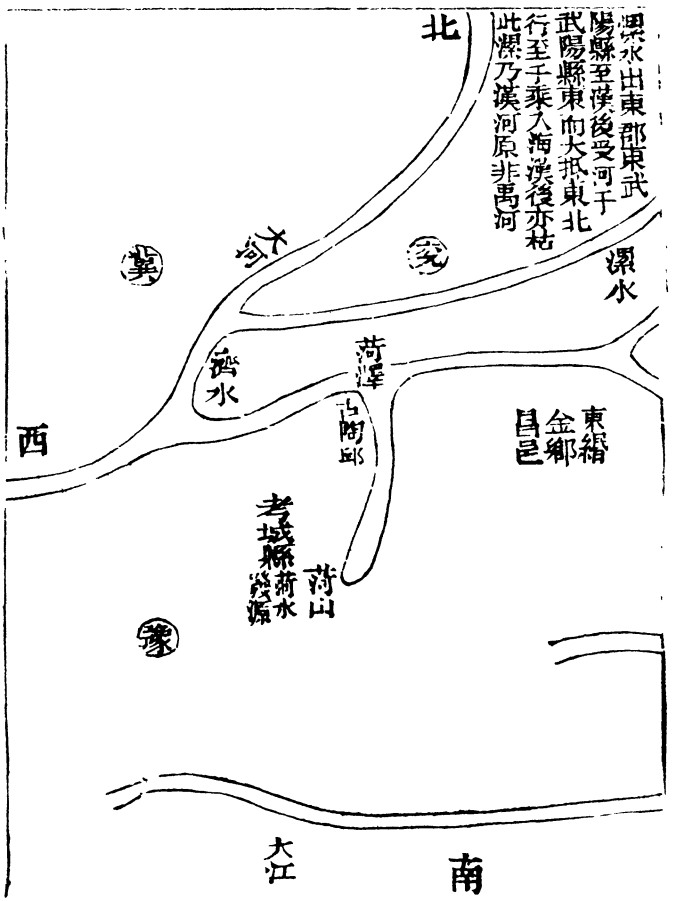
雍梁荆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嶓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于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陽遡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于荆而不再書于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圖

劍之北金洋興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而浮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逕便可達即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閬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郤爲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爲便而非舍劍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轉達斜以入于渭其徑道當然也褒今不名爲沔然漢上爲沔此褒既據漢水上流正與沔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

河者無所因于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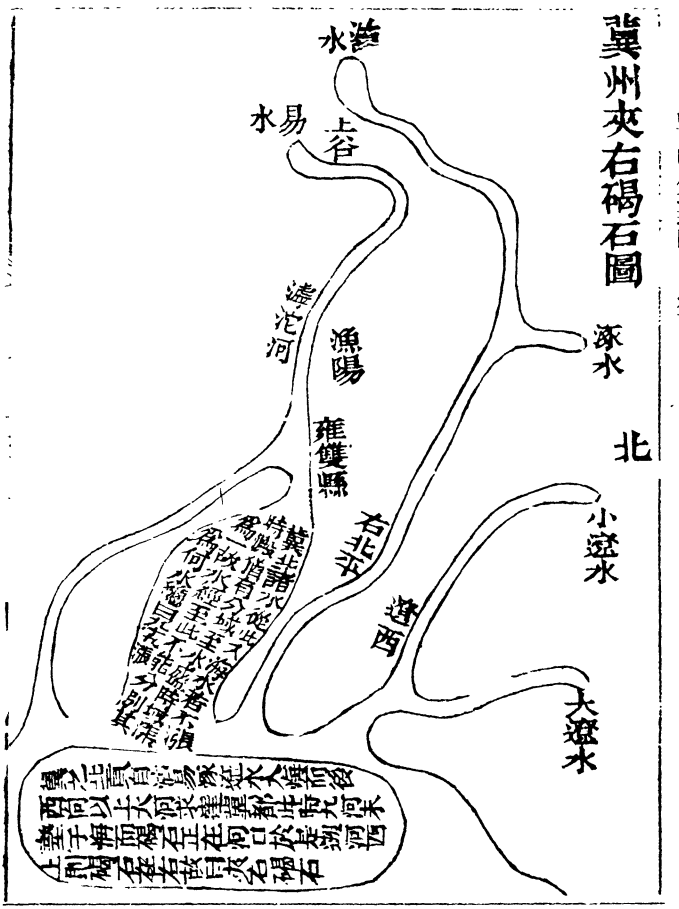
四州貢道惟兗徑自濟漯達河至青貢向汶可以達濟即更不書達河因兗貢則汶也余青有菏可以達濟則并濟不書知菏濟相貫也揚貢先自江入海卻自海溯淮自淮入泗故至泗以上更不再言則泗可達河已見徐貢蓋經之書法簡于文而該于事者如此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漢後受河千武陽縣東而大抵東北行至千乘入海漢後亦枯此漯乃漢河原非禹河
北
大河
冀
兗
漯水
西
濟水
菏澤
古陶邱
東緡
金鄉
昌邑
西
菏山
考城縣菏水所源
豫
南
大江

敘說

河行乎兗而合兗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其便于濟漯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兗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于河者達濟則河自可徑不待複書也揚之貢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他州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

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今曹州與仁府及廣濟軍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爲河水許叔重以爲菏水河菏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爲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菏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闕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冀州夾右碣石圖
滱水
易水
上谷
涿水
北
濡沱河
漁陽
雍奴縣
右北平
小遼水
遼西
大遼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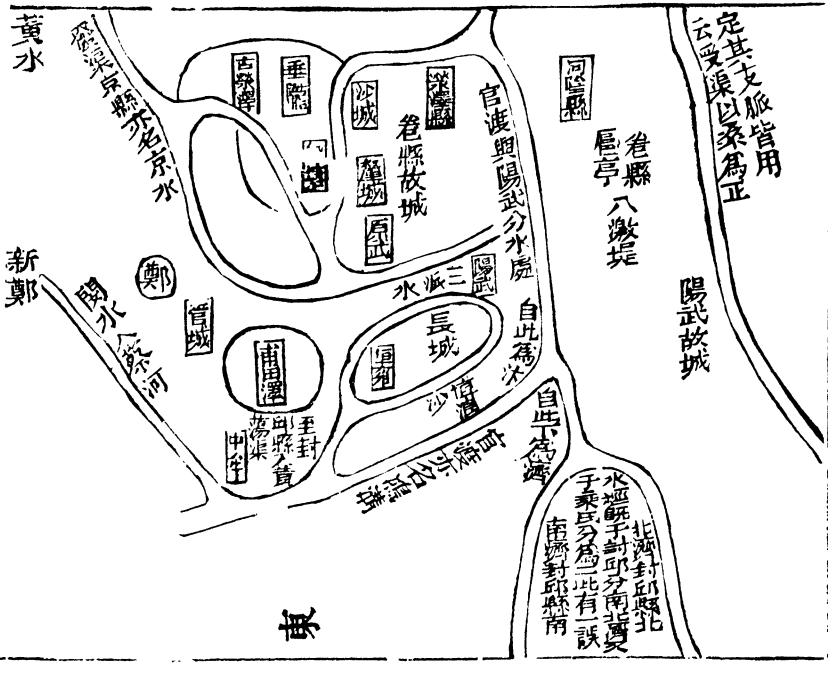
西
大河
雍
雍西南境至此河西南流
冀都冀大河周其三面
南河
冀
東河
碣石
逆河
東
此處漢儒共作王制名爲東河蓋依附經之西河南河名之
兗
南
豫
貢道自梁荆主帝都至北入河者曰南河以其在冀之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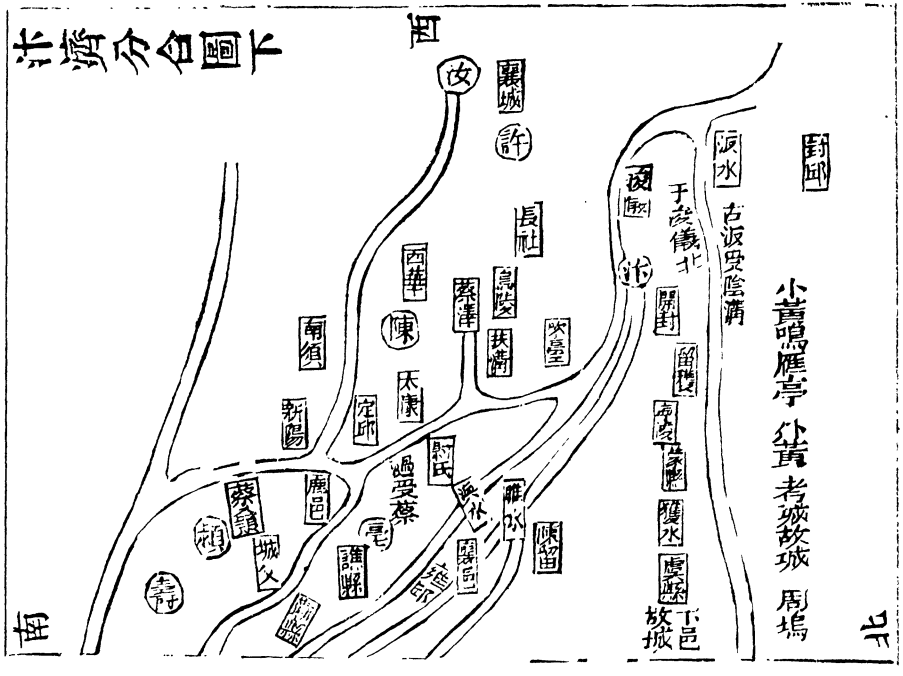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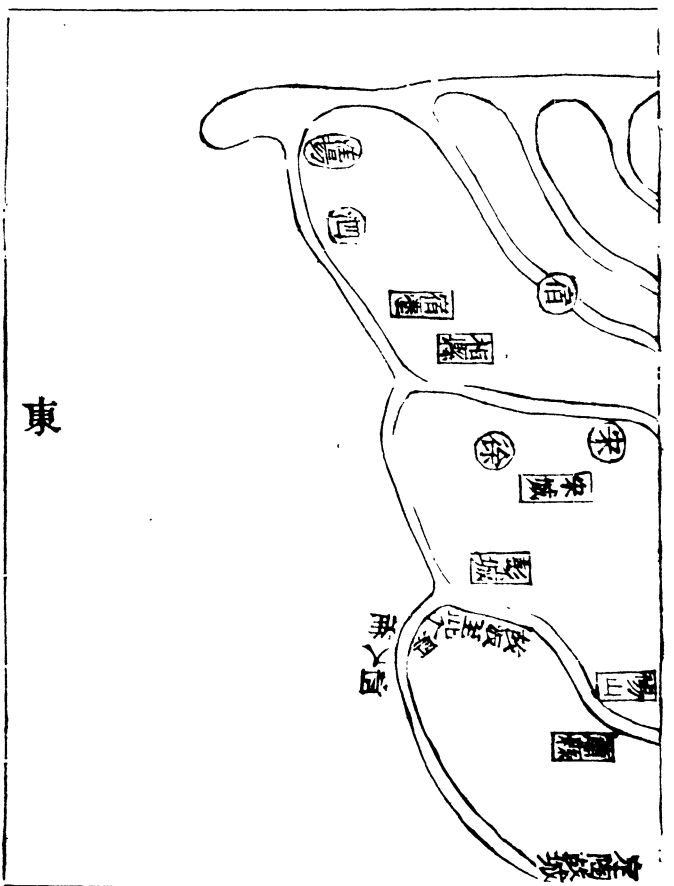
冀爲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他州貢入皆以河爲至則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北境亦自甚廣在漢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地也水之大者如遼濡滹易皆可以浮而中高不與河通河既不可徑達故自北沿海乃得泝河當其面河求泝之初必且南面西轉故附夾河口碣石以爲之右而後得入此其書法所爲特異于他州者也

北濟分合圖上

北
南
主屋
大河
溫縣
濟水
濟洲
澤
氾水
氾水
西廣武
成皋
東廣武
敖山
滎水
滎水
必
滎陽故城有
閻閻
[京觀]
建春門
故洛陽城北
當陽亭
在汜
板渚
隋汴口
汴口
汴口引雜泉數辨今以水經證
濟注無雜泉數辨今以水經證


黃水
滎澤縣界名京水
古滎澤
垂隄
河
湖
滎澤縣
卷縣故城
沙城
原武
官渡與陽武分水處
自此爲汴
三派水
陽武
長城
自此爲濟
沙堤
鄭
新鄭
鄭水經河
官城
甫田澤
圭封
中牟
汴渠
中牟
汴渠
河陰縣
卷縣
倉亭
八激堤
陽武故城
定其支脈皆用
云受濟以桑爲正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滎澤東西二百里南北二百里
北逕圭邱縣北
南逕圭邱縣南


汴濟分合圖下
西
北
南
汝
潁
許
長社
西華
陳
天中
扶溝
溵水
太昊
南頓
新陽
定陵
商水
古淮受陰溝
于陵儀北
開封
留城
南頓
項
陳州
小黃鳴鴈亭
小黃考城故城
周城
下邑故城
項
項
項


東
宋
徐
宿
睢
渭
汴
陽
豫
荷
菏
雍
梁
揚
淮
海
荊
河
冀
兗
青
碣石
導河入海
導淮入海
導渭入河
導汴入河
導睢入河
導菏入河
導濟入河
導洛入河
導伊入洛
導瀍入洛
導澗入洛
導漆入渭
導沮入渭
導涇入渭
導灃入渭
導涇入渭
導北入渭
導漆入渭
導沮入渭
導涇入渭
導灃入渭
導涇入渭
導北入渭

敘說

河汴首末惟桑欒水經有之而有大難曉解者其目凡三濟汴同爲一流難遽辨別一也汴行平地徙壞無石水道既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脈錯出而無首尾二也上自成皐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漕渠陰溝菑蕩浚儀之爲渠梁鄧之爲溝甚至礫丹京索邴沙苗獲睢渙濄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臣昔爲禹貢後論既詳言之今撮會其要事爲之圖各加辨正列具左方貴于易見其應引事爲證而宣

之文字則爲龐冗者今書于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溢爲滎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滎陽得名者爲其地之有滎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敘濟未及滎方在成皐已遽列書濟派于前此旣明誤又漢世汴濟自陽武以上率多合流其移徙又復不常最難考定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書未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爲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以趨定陶者則當爲濟南流以趨大梁者乃當爲汴而

汴濟始有分際也然成皐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以臣意推之當在秦前蓋秦人貯粟敖山有倉有城則鑿河便漕苟非秦創亦必先秦有之而秦人因以置倉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原圃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爲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讀如蔡卽蔡河也班固著莨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汴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卽此派也史遷謂三代以後鑿滎爲渠

以通漕路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得會于楚者亦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以分境焉者也既至陳留今東京蔡河正派之外支脈散布遽爲三名其在開封淺儀之北者爲淺儀渠稍東爲汳汳又東行至蒙爲獲獲至彭城北遂入于泗此從大梁亦東京也之北而數之爲北來第一水也蔡河自開封南行至吹臺東又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派者爲睢睢自陳留逕宋州今南京應天府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口入泗此分蔡于陳留而從北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行而在睢之南者是爲渙

水溵亦自陳留雍邱南來而趨臨溵蘄縣以下入於淮是爲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此派則於沙爲次二也此臣前謂蔡河至大梁而別派自爲三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太康分派以入鹿邑則爲潏潏至義城入淮此又一派而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河又至陳城而合於潁潁至壽春東入于淮今世之謂潁河是也當蔡之入潁也卽班固之謂莨蕩渠受沛於滎陽至陳入潁者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爲正則雖蔡河自中牟分陽武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爲莨蕩渠與戰國楚漢鴻

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于蔡而他出爲汳爲睢爲濆爲
溫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莨蕩亦不爲非實也
故酈道元於淺儀渠曰汴涉陰溝也於陰溝曰梁溝既
開莨蕩故瀆實兼陰溝淺儀之稱也於汳曰故汳兼丹
水之稱也其他書雜指支流以爲汴鴻溝者又多也以
其源派交貫則名稱相互亦不足怪臣獨有疑者汳在
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東漢以來汴之一名
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共遵之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
意不愜而辨之在左

汴水立名辨

古今之水立爲一名而他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總其源則必水派特大可以翕受其來而掩蓋之也若彼大此小乃能立名而使他流受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泊其下也今汴在水經與受蔡分派者其在睢渙濄泜中特一支爾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滎沛之東凡水流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京邪況東漢之世又兼濟派而該之也歟前世名人著爲地書者甚多無有辨者臣惟天下山川名稱

未有無因而起者患人不求耳臣嘗求之而頗有所見然疑其創出臣意不敢著之于論而卒焉懷不能默也莨蕩渠之得爲汴不待隋渠已立而始擅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莨蕩渠者其經行之地該貫闊長固可知矣然考之水經隋人未引板渚達淮以前班固雖云渠受濟水而自礫索未注故渠已西但有空渠河水高昂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礫索曰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礫索以爲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礫溪水者出

滎陽之南在漢志爲卞水爲馮池卞水馮池同注礫溪故礫溪得而受之以灌高卬之渠也爲此之故遂有推究其自而主本卞水以爲之名傳習旣久遂加水爲汴而汴之名遂至該括豫徐漕渠名稱者亦臣前謂居上游而臨下流之意也其增卞爲汴正如許叔重之書弱水而加水其旁字遂爲溺元結加水於吾溪之吾而吾遂爲浯正其義也至道中太宗嘗問張洎汴渠首末洎謂汴水爲汳後人惡其字之從反易反爲汴此執一之論也許叔重固嘗書汴爲汳然古字不如後世拘窒滎

波而或爲滎播沈水名州而遂爲兗其義固得通用矣又如濟洫沛三體通書豈有惡齊易弔之意乎水經書汴固嘗爲汳亦爲汴而東漢一史皆書爲汴則汴之通汳亦可證矣洎之奏陳大率祖襲酈道元語凡酈之誤洎皆因之不能辨正也洎謂漕渠爲禹所鑿不知司馬遷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其誤固襲道元矣又言邶實音汴當爲汴水徧閱字書邶之讀皆與駘同無有音之以汴者也況又杜預釋邶爲地本不爲水其可疆同之乎其他誤者甚多如指東西廣武枯澗以爲汴渠

而澗水自南注汴汴流原不注澗其得爲汴乎又其謂始皇鑿渠以灌魏郡是謂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戰國蘇秦固嘗言之不待始皇乃有也又況史遷所記言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則是先有渠水而始皇引之以灌其城非始皇創爲此渠也洎之誤如此臣非敢抉摘其失姑舉其誤以見汳之爲汴洎本爲酈道元所誤而臣之言非臆鑿也許叔重雖務存古而著此一字然汳汴古同品其名稱之起于汴水臣言似有源流始焉疑不敢書已而竟不忍棄遂著其詳示不敢隱也

滎沇互派辨

濟沇自陽武以上兩皆受河爲流而又並行狹地雖或有時分派要其合流之時多也夫惟分合既數則有源委交貫已自難明而又河口決塞古今率不越乎滎陽陽武之間據水經所載有瀆無水者甚多已不可究窮而況決口枯隧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雖地經亦不得載故水經桑欽酈二子亦自數言難考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爲經而參以古事則其當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於茫然無著也水經之立目者凡四

其曰濟者本經之溢滎而南者以爲之名也其曰渠者因漢世菑蕩渠而直以渠言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爲受渠而爲獲入泗者也若夫隋世汴渠出河而實梁宋以入于淮者蓋又因汴故名而出于水經之後也此其凡也又如別名之出爲鴻溝爲蔡爲澮爲淺儀渠爲梁魯二溝者又該總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其敘源雖誤而銓次最在衆流之先于是其迹道所布亦自成皐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敖山滎陽縣皆行其北已乃稍南穿故滎澤而東出于沙城又北至于陽武

與菑蕩渠稍會而遂遠分其南派實爲官渡而北派則純一爲濟也此水經敘濟之源委大致可攷者如此也水經之于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圃田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即濟派中謂與菑蕩會于陽武而分派以爲汴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爲大臣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歸宿也陰溝之名前世罕見今其瀆隧自陽武別分二支又不在濟汴正派之內南至封邱而合于官渡此據

其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支者桑欽以爲受渠于莨蕩酈道元以爲受河于卷縣二說不同而臣以爲受渠爲是也若如酈說果從卷縣受河邪其東流及乎陽武當與濟汴兩派皆合爲一也既三水爲一此之陰溝自北而南橫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者之爲陰溝邪若用欽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封邱合于汴其于事理地望皆無乖迕臣故以欽爲是蓋有理也自此以外汳睢漁過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可案圖得之不竢于辨

菏澤渠口辨

水經渠水即菏澤渠出經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地何在也臣案水經河流至於滎陽之北乃曰菏澤渠出焉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陽邑境之內亦莫能的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皐以東卷縣以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敖城西北以地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讓欲建大河水門以泄河怒而

援引漕渠爲證曰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釋之曰今礫溪口水門是也礫溪口者正在滎陽敖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當則既與水經契應矣礫溪之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水不應北至礫溪南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經謂濟流既斷漕渠所承惟此水爲始者指礫溪索水言之也故知礫溪注濟之地正漢世汴口與之相對也此臣得參衆說以言也賈讓之言曰水門但用木土者建寧之前水門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既有其地

而汴水之自礫溪北注者又爲此渠有水之始則臣謂汴名因下而得非臆說也

隋汴首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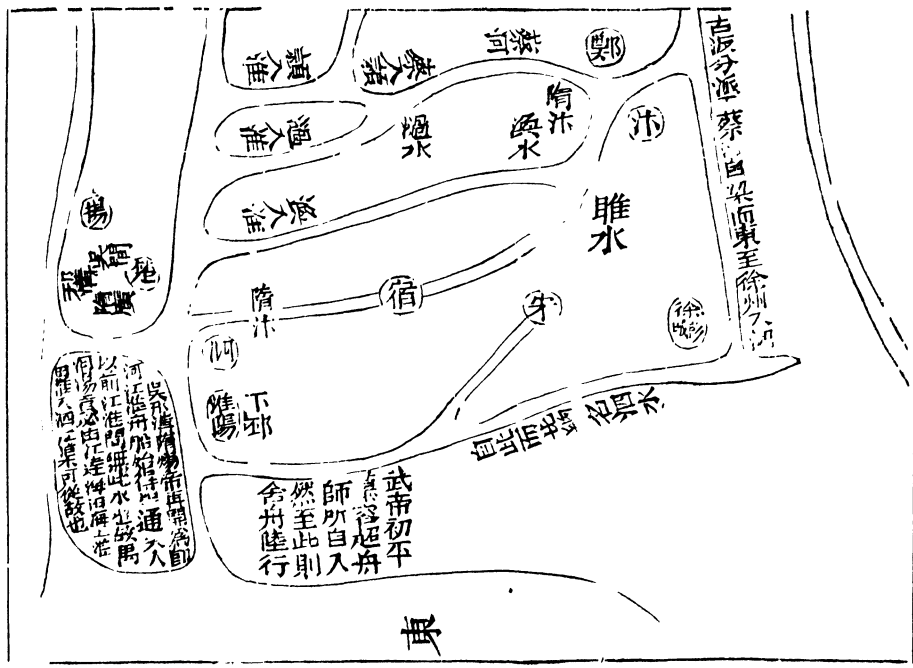
世言隋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概言之者也古汴凡莨蕩渠皆得據以爲稱不可汎推惟水經正名以爲汳派者在大梁城北亦在城南其正渠本在北也已而東行經徐以入於泗者古汳也至煬帝之汴上既受河壅至大梁又即城之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既貫大梁遂南逕宋宿泗以入于淮而古汳之在徐者遂廢此其更易

之因也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創爲也隋史記文帝嘗令梁睿增築漢石堰遏河入汴既增築漢之石堰則增築者文帝而故堰亦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下爲石門以入河水而可以推考者二其在板渚之上則爲建寧石門此門與礫溪對當在滎陽西北是其一也其在板渚之下則爲陽嘉石門水經記其所自曰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古口時人亦目爲金堤計其地似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隋史煬帝鑿汴自板城渚口

爲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也唐之河陰在漢滎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隋之汴口所因于漢之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邪然建寧右門比板渚又在上稍遠豈其別有一堰者不可究也又李吉甫言板渚在汜水東北三十五里而汴口乃去汜水五十里則汴口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敘載河陰縣汴渠又曰隋自板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渚有堰岸未用隄遏至河陰汴口乃爲平地必築岸立門乃得束水入渠不至散漫于東流去板渚二十五里乃

始得爲汴口也蓋隋汴首末大略具此而唐及本朝皆仍隋故本朝河陰已屬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也

宋武開汳入渭取長安圖
南
西
北
渭水
涇水
汧水
漆水
沮水
洛水
石門
大河
長安
咸陽
霸上
灞水
灞橋
自青泥入藍田關道
自子午谷入長安道
自斜谷入褒中道
自散關入大散關道


睢水
隋汴渠
汴水
泗水
淮
宿
徐
邳
睢陽
武帝初平
師所自入
舍舟陸行
然至此則
真容超舟
吳船漕物帝遣解衣
河江淮舟船得相通入
以前江淮間運水牧馬
但易意必由江達淮泊麻步
由淮入泗便可發也

敘說

蘇氏書傳言隋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行考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滅慕容超則浮淮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下邳今淮陽軍也泗水即會合南清河而自兖徐南下以入于淮者也夫浮淮至下邳即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今泗州隋汴也不然不肯遽以舍舟也其至瞫朐揚言曰輕兵自海道而至此時江無入淮之路故但言海道也及其既平慕容超得徐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遣周超

之自徐州緣汳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于河其逕道即由徐州故汳望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宁陵縣汳渠之旁有周塢者乃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塢名之也自大梁以上有官渡可浮直至滎陽垂欲入河古漕渠堙廢又於敖山之北創鑿以通漕運已而岸摧渠塞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始有湍流可以行舟也帝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爲達河之道者而沈林子水軍之自汴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故後世訪其遺迹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以遡梁鄭

滎陽而爲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隋以前由大梁南貫宋泗之汴未之有也王鎭惡領舟師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人驚懼以爲蒙衝自能泝流而上既入渭遂舍舟厲衆以克長安此亦舟師一奇也然而蒙衝小艦不利大川往往必由石門新渠而上則周超之役其爲舟師奇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南而北得用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敘載以便考證

閻學尚書程公曩在經筵進黑水之說上動天聽

因以禹貢爲論爲圖啟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朔南爲惓惓之忠盡在于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祕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温陵而編修彭公提舶于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摳衣彭公之門質款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于公願刊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

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爲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爲河者今以雙魚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今皆識之以雌黃斷線別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有勒功燕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禹貢山川地理圖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程大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七一